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五

汝南周念祖纂

大學士葉向高爲患病乞罷事臣連年有痔瘍下血之病今歲愈劇因二三大僚相率求去隱忍而不敢言者久之昨日在閣中一暈不醒今日欲勉强出門隨行隨跌伏枕思之人身憂則病憊則病勞則病兼此三者卽金石爲姿猶將銷鑠況孱弱衰頹夙嬰重患之殘軀哉今　朝政壅塞財用空竭水旱頻仍民生困苦至此誰秉國成能晏然坐視至于兩頭四目之妖到處疊見昨陝西所報尤

爲駭人變不虛生必有徵應臣之憂極矣章疏不發則問臣官僚不補則問臣大小政事不行無不問臣其最急如枚卜考選二事望臣尤殷罪臣尤重臣亦人耳只有此心只有此口心已朽口已乾矣此外更有何術可以通神可以回天詢之今人則今人不知考之古人則古人無有欲留既難展布欲去又苦縶維日日煎熬人人埋怨臣之鬱極矣至于馳驅奔走終歲不休雨雪風寒無日得避此雖中外諸臣所無之勞然臣受

恩獨深名位已極縱使盡瘁鞠躬亦其常分何敢爲

君父言也惟是憂鬱之餘加之委頓勢必顛危若不
堅決一去妨悞愈多臣罪愈大豈不戀
主恩豈不知政本無人顧情勢至此無奈何耳臣聞
之高位難居危機易伏臣事
皇上三四年間未嘗敢有半言一語干
御前傷一人害一物即士大夫彼此爭兢臣亦即求
和諧無所黨護如今歲御史金明時以考察被參
又以干犯觸
聖怒臣勸解調停不遺餘力此
皇上與部院諸臣所共明者而傳聞悠悠謂臣搆陷

是臣生平寸長至此盡失亦足傷也臣于此事甚

不欲言今且去矣故敢併自引咎統望

聖明垂憐即

賜罷斥或准令休致別選賢才以裏政理臣生生世

世銜結無窮矣

辛亥六月二十八日

浙江巡按監察御史鄭繼芳爲假旨雖敗而奸謀已行朋謀愈恣而禍未已欺罔特甚法紀難容懇乞
聖明亟賜嚴究以懲姦僞以消黨惡事臣以爲
君猶天也凡進言者不信諸幽獨不敢陳之
朝廷不察諸庶民不敢訟之
君父不爲天下後世公論之所與不敢上之補牘奈何黨同者毫無忌諱而必欲以百假勝一眞使孤忠者一犯其鋒卒令含冤以去而禍機猶不已也臣與科臣王紹徽臺臣劉國縉論科臣王元翰貪不眞則罪在論元翰者兩言而決耳而何其黨王

圖胡忻史記事等百計彌縫多方誣衊攺　奏揭
假公本挑激王察蒙蔽
聖聰無所不至而最後一著圖與徐緍芳等揑出假
書以為報復更是異聞故　京師一時有五鬼造
揑妖書之號所以圖之辯疏是出本來面目而肺
肝畢露其曰偶于十一月間聞浙江巡按鄭繼芳
貽京中同官一書內有欲去爾清先去太宰欲去
太宰先除倉塲及耀州兄弟斬斷秦脉以秦攻秦
臣一聞之恚狂剝膚頗切驚懼等語夫此時諸大
臣俱秉公持正何得有此病狂喪心之語不有鄧

澄之礙轍乎一言即爲公論不容其絕無此念人人所共知也惟是欲行誅害之姦先激正人之怒而即以同官坐國縉以秦攻秦坐紹徽併臣一網而盡耳試問其聞者圖而傳者竟誰耶況且有執之者有見之者而竟誰掩耶臣見考察不公又所以欲中之三臣且去故以久病之身因而乞休疏已再　上矣乃閉門候

命適鹽臣張惟任巡歷湖州往來有見言及假書有日過客中有謂聞王少宰因蕭少宰見原書故致一書于蕭勝問之蕭不敢認討有回書執之爲辯

誣衊但　京師更相傳曰惟其脇討回書則假捏
僉眞臣次日與鹽臣談及相對曰此可謂心勞而
日拙矣不數日聞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之辯揭內
云假書當日孫太宰曾與蕭少宰看蕭後筆書得
非詐乎四字于東後太宰亦曾對四司言之及語
洩于外金遂聞而具疏所云字跡類誰則不知語
于何起今王少宰出城蕭少宰必繼去矣爲假書
其禍亦烈矣而播弄之人猶以假書來歷未明之
故獲逃吏議豈不倖哉又見直隸廵按喬允升之
疏內云私書一事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此理可正

也王圖輕信而以此事聞之太宰丕揚過疑訓以
其事示之雲舉爲雲舉者正宜惟祭惟默以解疑
破牌可也乃洩其事于金明時夫兆魁以捏造播
奚之人爲漏網而允升以見致洩之故寬元謀意
指雖殊而此書之假自圖等益有據矣向來豈浪
傳者哉乃圖脇得回書在手不便遽發又使縉芳
等先啓其端亦各隨其揭發抄即此始終乎應相
換則同謀捏造之眞情更露彼誠神有所奪而愈
昏故旁觀者一照盡徹誰可欺乎且縉芳等不欲
問來歷于王圖而欲問之太宰是又欲借太宰路

要挾之故智而爲此駭人之謬舉乎恐太宰不肯再誤矣至如沈正宗者又若深知假書之故而與謀然者其曰同一私書也出于同巳則疑于夏疎女奴之習則又似坐此書謂國縉等所爲矣不與縉芳之初謀同一機乎臣恐國縉雖愚亦必不肯作此意想所不到之事以自取禍況託誰之手以送之太宰也此不過羣姦初時解脫之計今見二臣去而爭辯無人故邪謀期于必逞或者因計就計而又造成一段未可知也此一書也萬萬非當事之手筆業巳數致手字于當事以備對驗亦必

萬萬非國縉等所爲卽不出于圖與縉芳等必有假之者矣何諸臣口更不敢出一假字而必以私字相混賴使其不約而同益徵其心神內倲使其約而同焉是共欲斷其事于人耳彼其設心原以不測之禍暗中臣等三人今紹徽與國縉已被處臣終得逃羅織哉弟恐其煅煉之極或不止臣一身而人人自危勢必貽害不小臣安得無言

皇上不記向年妖書之事乎雖日踪跡詭秘及雷霆一奮而魍魎魑魅一時頓消臣等雖甚卑微亦自有身家名節今書中所揑不知尚有何事而臣生

長在京師諸姦尚如此網羅何事不可捏陷臣以

一念孤忠爲

皇上驅一巨貪畢竟不以貪處其人反將論貪者中以奇禍則臣等寃矣其如　朝廷之法何勢將相率而盡爲黨與誰敢再爲

皇上效愚忠哉且諸臣之朋欺不止于此當元翰初疏之狂詩浪謔胡忻史記事等攢湊數日而後成所詆臣辱臣者臣曾日皆出于史記事有因之口臣不暇辯此中原爲忻與記事通同盜中封典以結歡因臣妻父中書胡有忠拒其善寫扯牽入疏

今開復插入訪單之內必求報復至其欺罔之最大者臣尚不忍輕言以傷雅道凡諸姦每于無影响之中造出幻形以張虎焰豈止三人成虎抑且聚蚊成雷致使

朝廷之上忠佞幾于不辯而孤微者每罹其禍而無以自伸今且妖孽自作因其敗而反欲坐人以妖孽尚謂之有天日乎其餘種種欺罔不干涉臣者臣亦不並言即干涉臣者臣尚未敢詳言聊將所最不法者略為點破以見朋欺詐僞之所從來非一日矣臣今病亟矣旦暮候

皇上俞旨休致且不能效犬馬之勞于將來矣獨是
假書一事尚未歸結且諸姦隱隱必欲以私書一
字坐之其禍尚不知何如終者故略序其顛末懇
祈我
皇上速行會勘令始而執書之人從實具吐得其來
歷驗其筆跡而一二按法重處庶孤忠不致僨權
姦之手而一時朋黨少有所懲不致貽 國家不
忍言之禍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一日

浙江巡按鄭繼芳揭爲假書情形難掩邪類傷謀

僉工除具疏外謹以傳聞所未盡者質之公論事

不肖賦性戇直事到面前應做則做非他人所能

勸阻更不喜隨人口吻況肯與人爲鷹犬乎眞盖

死矣王元翰之貪彼力保者今日觀之畢竟何如

借別題目以掩其諂媚阿比之醜終不知羞者耳

至于假書一事其計誠拙想只爲察期近而取劾

速也太宰若非公心何肯輕示同事若非公惡何

肯形之語言而王少宰辨疏謂何人眼見正是旁

逞殺機而勢見之者不敢認也然事已洩于外所

以其黨睹撼之不已明攻之矣近日徐喬二公亂
之互發益符前日之本
旨乃王少宰徐縉芳沈正宗諸人另具一肝腸而五
月中所鬪與張覺菴爲時笑者也明見一班尚有
未盡者不可盡信而或者道喪世世喪道人情不
古不敢謂其必無也有謂王少宰旣留有蕭少宰
回書以爲可以拾摭矣于是並求太宰更求少宰
固爲掩護計而二老曲意從之巳會于一日聚四
司于後堂互相質問以陽示之矣此雖不成人之
惡其跡似厚而不知其人將別有所逞而無辜者

及令其代朋惡者受禍乎公私輕重之間又所當
察想徐緒芳等所出之揭果有所恃而王少宰隨
口應聲不爲無因況不問喧傳之私人而問旁觀
之少宰王之爲徐諱也明矣欲問得書之太宰不
問送書之來人徐之爲王諱也又明矣彼此之交
相諱也誠有欲藉而彌張者乎又竊想自古奸權
與羣小能壞人之官必不能壞人之品卽使其能
制人之命亦必不能制天下萬世之口彼同謀者
又何苦而不畏清議若此哉又李邦華諸兄之揭
日傳單揭造有因當日承差偶于廣西道金麗陽

丈壁間抄來居無何以所聞卽相約白之副院何他人不去白副院而獨此玉兒也尚聞内有一人求一相知以別名易巳者聞者俱笑曰分宜將開賣狗者此欲賣兒乎謂將傳而玉兒戀正則有之故有到有不到耳非原無此傳單也又謂不肖今雖漏網而私書既明勢必相及矣書不日假而必日私事尚未明而曰既明總㝡見太宰少宰有許可意矣不肖且乞休恨棄去不早余恐王少宰今日權雖可以使兒理巳不直于人玉兒今日作人之不能恐與日作兒亦不然何矣當此求避之

命久未下恨不能一日為諸兄請
命以代諸久候者忍以此相加哉是五兄與不肖作
難身名所係不得不應之使假書終不明也勢當
不止此矣謹付之公論須至揭者

辛亥七月初一日

湖廣巡按史記事爲異說煩興公道盡晦仰祈
聖明速罷臣職以謝佻口以俟公論事臣于五月十
九廿二廿五連拜三疏以折朱一桂鄭繼芳之誣
不意徐兆魁又有部臣借事發端意爲黨護一疏
前詆顧憲成而后詆職且舉冷局之南師仲與開
署之胡忻掛及之嗟嗟兆魁之綱稱絕漁矣總之
與金明時朱一桂鄭繼芳同一源流耳職誠可以
無辯第謂湯兆京管察由職之力職免察爲兆京
之報此等誣妄上有
天地神明在兆魁能盡昧此心乎職姑一言以折之

夫職后進也在前道長職皆不識名如見兆魁到京而后知有兆魁也見兆魁行事而后知爲兆魁也職前之不知有兆京猶前之不知有兆魁也今之始知爲兆京猶今之始知爲兆魁也職不知兆京爲何用力況兆京非借援之人也兆京不知職爲何言報況職非避察之人也如職果得罪干

朝廷乎公論不容一兆京豈能庇之職果不得罪干

朝廷乎公道自明魁豈能胥之兆魁云職有多單又誰不知單爲渠輩所揑造乎揑造之詞已見于金

明時之疏而職之分辯不爲不明悉矣向喬應甲

一入長安即向職曰人云金明時爲小人適來拜我其人不足當我一指頭時有張應徵在也職駭而止之曰譚何容易語未畢會客至而止今兆魁等與明時投契乃爾是誰窟而入也一日應甲又向職曰世間我所信者惟一湯兆京惟他到京其言始可憑今兆魁謂應甲與兆京不合是誰逃而去也嗟嗟明時之爲人中外誰不知之兆魁至今猶惓惓不忘報則職又何必與兆魁辯也惟有一去而已矣伏祈

皇上將職斥罷以謝兆魁諸人職猶記去年兆魁疏

云諸臣叅大倉晉江者猶不爲子孫之憂乎是其所以教職等者亦甚明切而無奈職之愚顓終不回頭此攻職者至今不歇也職負兆魁矣雖然職終不遑爲子孫憂也若東林錮敝多年爲
國憐才姑放一籌何如至徹異同之嶽還虛公之境息戈矛之擾倣師濟之風職于兆魁輩猶有厚望焉

辛亥七月初一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爲紛紜未定再陳察事以

祈

天斷以俟公論事　京察之典從來重鉅上關

朝廷之彰癉下繫四方之觀望兢兢矣公猶虞未確

況敢夾雜私意安免人非鬼責哉今歲內計臣等

各稟察從役切自幸報竣而議論轉多揣摩轉深

臣旣與玆事明知難調安意承受亦何不可顧事

體情節有未盡然者耳夫外議之起得非以金明

時劉國縉等原與王圖有嫌隙哉是固然矣但諸

訪會單之時明時等實有煩言其何能諱論其應

處與否耳奚暇計其與其人有嫌隙乎昔有芝蘭于此不賢者欲除之固不可聽即賢者誤欲除之亦豈可除有荊棘于此賢者欲除之固所當聽即不賢者亦願除之豈可不除臣等于諸臣原以虛舟爲印証縱謂諸臣被口語亦是木腐之生虫陽虎因怨季孫不聞季孫之不可動也大抵虛其心以評人即伯夷柳下惠君子亦可不由摘其長以求勝即祝鮀王孫賈亦有存衛之功顧論本體如何耳議者于太宰未嘗不許其正直未嘗不惜其六若果漫無主持一一憑人指使若土木偶人又

登其餘均之任而勸留何爲乎或以爭之不得者心等句蔡傳綜殆若謂果其妥乎何以爭也果其爭乎必有說也然所云爭者往復商確推敲輕重之間進往復商確不止一二人凡在事內莫不皆然商確者固調停之意而太宰則執法之力爲太宰難爲衆人不難所以往復于前者不得不寧一于后非偷謂意所欲除猶有未慊則人之採聽不者意見或異公論果明誰能倖漏試觀空海悠悠大抵總歸于盡備員一時督過不已其亦難矣語芸田者曰某枝葉吾之所好必勿傷某枝葉吾之

所惡必勿留雖有良農不能終畝若謂稂莠嘉禾情然莫辯亦土木偶人之說也金明時等即無王圖猶恐不免惟其有圖則諸人之話柄　察典之不幸管察者之遭際也察疏未下之時人情搖撼不嚴其禁奚以定紛事體如是鉤奇者不爲阻撓如何而后爲阻撓若夫要挾之參原在可省議者曰心不差而事差然所參之人亦不差則衆論所同也太宰不處明時而參之夫非以其曾論王圖之故乎議者爲明時文章也亦非以其曾論王圖之故乎然則明時一疏果爲用得着矣向使得以

察處安保不有后言何怪太宰無侮辭也累年以來士風不古竿牘往來動成坑塹縱書札明顯亦是口頰之常當置勿論況曖昧詭訛如所稱鄭御史之假書者枝蔓未已只恐疑案牽連未得操觚先致鼓盆將若之何據稱書中之辭欲去太宰固是挑激然議者獨不可稍斂筆鋒乎書是假書故提婪除之語本是眞本却乃擊刺不休豈所以釋嫌疑偕蕩平哉其吃緊處則在嚴查會議之時其生國稱等者果以假書與否耳至于講學之士首崇虛受人言詆訶語語良藥然孔聖不講而憂乾

坤非道不立亦何可以抹殺也頃馬從龍一疏寛原臣等平解人情亦良深念但既云臣等親履其事情痛瘆自知而又斷以處分爲誤何不令臣等備述痛瘆然后評其誤否未晚也其曰坐之奸黨坐之賍汚若見其可雪焉而可坐安在未嘗過而問也不謹者不必貪浮躁者不必不謹而例轉又何待是乎其曰爭王元翰爭李三才猜忖橫生將貽後覆若見其可懼焉而當猜與否當覆與否未明言也其曰秦黨二字所包者廣可不深思亦若見可懼焉而果黨與否當黑[illegible]應否加人未明言也

是皆爲臣下計利害尚未暇爲
朝廷定是非也夫是非分明　國之所由立也若不
公行剖判終屬懸斷　上不操是非之權下乃執
忿爭之柄至于不恤公典而畏羣情是尚可以爲
國哉今日之事定當集九卿科道于　廷立吏部
都察院及臣等于前俾其言處分諸臣之莢先核
單之公私次核事之眞僞仍核其誰爲王元翰起
念誰爲李三才起念誰爲秦人起念臺省中祭與
陞者二十人干涉三才元翰者幾人夫二人太宰
之所棄也又爲之報復哉叅三才者尚多人會否

無端指救三才者亦有人果否俱免于察互訐難

逃面詰立見果有情弊立加顯誅此則平人情息

議論之第一義也不然此亦曰衆論彼亦曰衆論

何所底定哉夫愛惜綱紀原爲　朝廷容易肖越

何所維世　計典亦紀綱之大者也平其氣究其

實原自了了何至紛紛哉臣家難攖心方求歸去

但身與察事不能箝口以媚時卸怨偷容竊自愧

赧敢陳大槩如此從是亦箝口矣伏祈

聖明照察臣不勝悚慄激切之至

辛亥七月初三日

擬授御史徐良彥揭近見馬掌科一疏中有旁引
波及已指名若韓敬與職等多人悉與湯賓讀
之感掌科之相成甚盛心也然而似未深知職者
職緣不能苟同不受人招致以故為人睚眦致茲
牽扯前揭已明今欲與韓敬同類而稱湯賓非其
倫矣至隱伏反覆兩語于職蓋遠大抵浮議混淆
之時非虛心詳核未易各當倘一察職之生平其
知我或又有進于此者至相蹋以立　朔事業職
蹤箴下敢不勉旃須至揭者

辛亥[illegible]初三日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爲察事尚煩指摘謹陳事理以祈
聖斷事近日接邸報見省臣各疏攻丁元薦而意則爲察事也總其大指則尚遲七人之說耳其推廣于七人之外者則顧天埈其精擇于七人之內而約之以三者則以徐大化張嘉言之處亦爲有當于言事諸臣之心而湯賓尹狂邪顯著非出于其門近于萬不得已者不爲援手也其言非眞欲易何啓倖者意在折衷以平人情耳夫賢否在人意見人心不同如面然而職等身有專司事多咨訪

今日在廉藺寇賈之義可以相責而欲勝以衆勢
今其雷同附和則不能也若必欲翻局則六年一
舉之　大典屢動
詔旨各有責成採輿論于通　國集衆思于　廷臣
國論半載始告成事今欲翻改難悉口語煩集九卿
科道于　廷容職等與部院各出收單各質以平
日所訪聞先時所擬議極言評論有宜勘實者仍
行勘實然後各人之行事心術顯而議論可定此
于職等亦甚便也若云私單則職等先已慮之矣
職與協理裔允升衙門收單後即往城隍廟拆封

同閱任封編一字號并喬應甲所送徐兆魁單一
封亦編有字號曾總送副院處看過七人之單實
出衙門公堂所收及應甲所送原非私也去冬劉
國緍等所以必欲禁新咨之單而不肯廣其途者
由今可想其意而今必以為私以熒惑人何也且
察事以來加人者附秦題目而不知此三人者政
皆附秦者也各誇太宰知已傳述意指用以誘脇
人職實得于面開伉直不羣得非有所恃而無恐
乎劉國緍之當處喬應甲亦向職言之而實以田
元德之事其揭中所謂若言田元德事則漏網尚

多是也湯賓尹自知外議沸騰晝夜奔狂延攬結
納諸凡議論彼唱此和創建七枝庵與其徒黨刻
期聚會而劉國縉王紹徽尤其糾奬之獨深聲勢
之最倚者故職等曾向考功言留作大僚糾拾之
用而臨時徑處之耳此寔崑之續邪之凾流毒無
已者非其徒焉能為之辯乎當此不諱之
朝得居可言之位衆勢可憑羣唱易和諸臣何不一
達觀于昭曠之原乎總之則彼此之口俱難以移
吾人之生平而各人之肺肝亦必有久而盡見者
懇付公評于天下后世而已伏乞

聖明俯賜裁斷職無任悚息之至

辛亥七月初三日

太常寺署寺事少卿胡忻爲邪臣執迷請發廷決
天聽懇
刺嚴諭以止囂息爭事臣惟言官論事論人直陳所
聞所見而以當否付之公論以處分聽之
朝廷若操必勝之心箝不同之口爲橫而已矣态反
噬之毒報睚眦之怨爲賊而已矣當戊申考選之
命下衆正方併力以攻邪御史鄭繼芳者突出而攻
給事中王元翰元翰雖有錚錚聲或謂不當攻或
謂攻之非其時而繼芳爲餘姚人胡存忠之壻又
陳治則最厚門生或疑其有爲而攻臣故出一疏

平之然亦槩言元翰之功可惜未正言繼芳之非
世乃繼芳遂指臣爲邪黨爲庇貪齮齕不已且元
翰罄身出都人人共嗟其貪安在是繼芳實爲已
甚奈何無天理人心而刺怨人無休即私書臣未
之見書之眞假臣亦未之知惟是王紹徽劉國縉
之處當事者或別有所爲非爲私書若以私書處
繼芳實爲戎首何預紹徽國縉事繼芳而果未爲
私書當事又未嘗以私書處人何不脫然坦然顧
汲汲皇皇焉遷不可了豈神明之舍亦有不自安
者耶臣兵工二科兩次以

聖恩授封史記事選授御史

命下亦以

恩詔褫封臣之繼室戴氏記事之繼室亦戴氏名正

言順光被

恩綸何謂通同盜封胡存忠臣等不知其能締寫自

能締寫臣等亦不屑求彼何從而非之未忘未拒

又何憾而報復繼芳等妄生事端得造謗言耶私

明誣

君父此豈信諸幽獨察諸庶民天下后世之公論耶

沈正宗持平鑿說耳而謂其揀單報復嗟嗟繼芳

五中無主草木皆兵亦可哀矣伏望
皇上戒諭鄭繼芳解怨釋疑毋騁譽毅毋滋擧孽仍
勅部院查核臣與史記事果否通同盜封實則臣等
甘罪如虛則繼芳誣人罔
上宜加顯誅臣不任懇禱俟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四日

擬授御史李邦華揭爲長安公論甚明毒口牽纏
不休謹再悉生平以候公勘事頃者臺臣鄭繼芳
抄謄劉國縉所造匿名單以私書誣詆及職職以
繼芳遠在浙省不覩此中情形畧具一揭暴白繼
芳豈不悟乃昨見邸報猶爾揭指職名無亦强爲
國縉脫匿名罪耳據稱承差抄此單於金造長壁
間今全道長現在可問也謂單將傳而職等懇止
故有到有不到今誰爲受偎者可問也幾人傳到
者可問也此單以爲無國縉之罪豈有國縉之罪
重矣公論在人職不具辨也若夫書之或眞或假

枉繼芳爲中心之隱憂在職爲無干之妄扯在繼芳有不得不求明之情在職有不求明而自明之券何以言之職自考選候
命杜門却客除許憲院而外上自政府中及列卿有識職面者乎詞林自座師外有識職面者乎臺省除一二同里同年及宦游職鄉者外有識職面者乎即如昨者史道長疏云知職職實不知史也何況掌院王少宰與職產殊地仕殊官職能負處以之守於諸要津而不能遠呈身之嫌於王掌院其何以爲職也且長安縉紳如林誰無知交掌院之

門登遂羅雀即使職與之游職亦自在矧職半面未識一刺未遇風馬牛既不相及而猥云合謀揑造假書以滋一網不知謀何從合乎三尺豈見其能信否職生平伸腸而行衝口而出昨歲與彭掌科同巷而居有何舉動掌科能言之繼芳寧不知之職故曰不求明而自明也繼芳止爲私書二字寢食靡寧明知職等無干特欲激職代爲之白故肆口誣賴逞意嚇私亦不知也假亦不知也所知者職硜硜戇介與王掌院無交繼芳即百端激職不能動職況書果假也職未嘗爲繼芳誣也書如

私也職又豈能爲繼芳解哉職自揣與瑞祗緣去歲顧涇陽上書招議職嘗向人云涇陽言之得失宜俟論定乃其人未可輕詆以此攻涇陽者遂目職爲眼中屑耳適有秦黨二字爲近日陷阱秘策故推職納諸其中然職之頭可斷職之素不可誣繼芳之揭曰小人能壞人之官不能壞人之品即使能制人之命不能制天下萬世之口此代職言矣雖然職亦曰繼芳即能以假書坐掌院必不能牽與掌院無交之人即欲爲國緝脫臣名之罪必不能爲國緝覓傾害善良之罪倘此事纏扯不已

終須會勘職故再悉生平以俟公議一切緯號原

詈語職非不能忿繼芳爲臺中前輩且不欲與公

過也須至揭者

辛亥七月初五日

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今擬授江西道監察御史
徐繼芳爲檢臣借事設謀誣搆不已懇祈
聖明亟勘以正法紀以懲欺罔事臣猥
命兩載原無表見不過爲救顧憲成一書觸忤時忌
致劉國縉輩紛紛羅織百計搆謀甚至以臣之故
株連臣之同鄉同年同官夫鄭繼芳私書一節非
二三臣有疏臣不聞也中間源委如所云蕭少宰
之親見王掌院之抄送非二三臣有疏臣亦不聞
也此一事也有無眞假臣總不知惟劉國縉等自
倡自和則亦惟繼芳等當自質自問果否親見果

誰手筆果誰傳送見證的確然後可以加人乃欲以懸空之語籠罩臣等不相干涉之人令臣等爲彼代辯哉且臣等質之孫太宰迫之王掌院嚴送書者以究根因具疏具揭至再至三攀芳即在數千里外亦既具知之矣合謀揑造之誣攀芳果何所據豈得自蕭少宰之口乎抑得自在廷諸臣之口乎凌尋半載何竟作夢中語也臣請就近疏一折之據云揑出私書爲王元翰報復夫元翰去國業已數年臣未嘗救元翰也顧憲成亦未嘗救元翰也事不相涉報于何有臣欲爲報復何不加

服程朱之教米窺理學之藩者乎臣願繼芳此
凡市井無賴之談厮與詬誶之語勿哆口角稍紛
惡習若臣等惟恐將來德業之不進決不以此言
介意臣所扼腕者惟是肆有蟪蛄之聲朝有蜩螗
之沸當此
聖明之世漸成衰周之俗天下事不知其所終耳即
今日私書一事孫太宰問而不應蕭少宰又不直
言臣等之有無干涉坐令小人口實滔滔無已昔
張孚敬欲害夏言指薛侃之疏誣爲夏言之筆究
竟

世宗皇帝三爲　廷鞫夏言始直今蕭王二臣尚未去　國正可質明此案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繼芳惡何的見證臣假書使繼芳言果實據臣甘當寸斬如與臣等無干而憸人橫誣至此　國家之法豈獨爲繼芳私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五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為孤臣招禍有因言官
傳聞大悞謹瀝血陳冤仰祈
聖鑒幷求　速斥以快仇口事臣自被言以來一味
求去是非毀譽俱付公評乃言之者彌煩而中之
者彌毒臣今去矣若不明白剖析恐聞之者轉相
煽惑臣伏處林莽未得安枕也今之言者莫非謂
考察一事臣暗操事柄以悞太宰耶又非謂金明
時之處太宰以臣故而抑之耶又非謂湯賓尹等
七人之處臣有憾于渠而假手察典以中之耶夫
太宰嚴明公正海內共服考察何等大事乃托耳

目于桑梓之後進漫不加察臣能誤大宰大宰肯
自誤耶臣用印揭開送
誥勑房中書官二人太宰即換其一謂太宰肯以臣
言為據耶且考察一事經多少衙門在事諸臣表
表人望臣能一一囑之使相符合耶太宰原不欲
處金明時人人共知若太宰初欲處之考功之傳
單決不遍入此係天理之言非臣飾辯七人中如
張嘉言岳和聲徐大化自有出單者姓名喬應甲
臣所夙知劉國縉亦自有開送者的名應甲亦曾
向臣醜詆國縉謂考察當首斥應甲有口可質也

王紹徽係臣同鄉與臣交游最久渠自謂絕跡先達之門此言當有鬼神察之獨賓尹係臣衙門爲臣開送今諸臣叢矢于臣獨爲賓尹一人耳其趕前六人又或三人又或一人又或游于七人之外又或約于七人之中皆借題目作文章非其本心也臣請述臣所以開送賓尹之故幷及賓尹之爲人可乎去歲春試揭曉後吳道南嘖嘖有言初欲黜賓尹賓尹亦盛氣歷道南臣力勸道南幷力勸賓尹二臣俱聽臣事得解道南可問賓尹亦可問也七月間王紹徽忽造臣極贊賓尹又稱賓尹爲

江右所搆借公爲題此機當識破公負重名指日
望大拜爲某等後進所共籍奈何以傚座主之事
爲公累又云崇仁黨甚盛其意極不善某人某人
皆其黨也公宜亟防之臣駭然曰僕本孤寒安有
妄親借我爲題有何可借崇仁黨三字非所願聞
紹徽不懌而去崇仁者以道南崇仁人也此係紹
徽與臣問答之辭紹徽見在可以相質一言涉欺
臣甘斧鉞紹徽別後臣因念賓尹初第時逼死節
婦徐蓮貞鄉人作紅鞋記罵之德行已虧今復以
吳侍郎口語小嫌遂令其門人到處傾陷又捏爲

崇仁黨以羅織之此何心也尋又以　大計將近
詞林條掌院開送又訪得其惡跡數十款俱有証
據其騙蘭谿祝中書家人祝成妻一事又與逼死
節婦事相類臣甚薄之數與同衙門諸臣亟言其
失謂　大計決宜處之不知何人漏言于賓尹遂
恨臣入骨思先逐臣以自脫而臣之禍始嵩抵于
此不可解矣金明時與臣素無嫌怨憶去年十一
月[illegible]間時倒臣烏薪二十簍又與疾到臣門再三
申叙其意不薄北因爲賓尹所用反面詈臣然臣
一毫不怨明時也賓尹雅善結納朝臣年資在乙

於後者賓尹懷刺往投俱稱通家弟一時鄙其汚
者固多而中其毒者亦不少聞賓尹將出都同一
淸客至香山寺密語三晝夜定計逐臣其人竭力
糾合卒令明時發難今賓尹交游徧朝署其門人
密友半在要地臣以孑然孤踪悞捋虎鬚宜乎鋒
鏑之叢加而戈矛之橫發也鄭繼芳私書一事太
宰絕未嘗示人書之有無眞假臣不能知臣第以
明時無端牽誣嘗以書詆太宰及蕭少宰太宰答
書云訪單紛紛安能一一明其授受一一辯其眞
僞少宰答書云太宰絕未嘗出一札相示何從識

其手跡天日在上鬼神可欺乎二臣答書極其明晰都中公論俱知其誣繼芳乃謂臣留得少宰手扎以爲證據夫少宰之手扎臣何力以留之彼其視少宰爲何如人也少宰手書指天誓日此豈人所能留者而繼芳厚誣如此彼其視天日鬼神皆可以爲賭賴之具而胸中不復知有天日鬼神矣其何以爲人乎且太宰未嘗行此私書也亦未嘗信此私書爲眞也若行私書繼芳實爲首禍何以得免太宰赤心爲　國寧以言及秦脉輕易處人繼芳不察情理信口亂扯反令人得以測其底裡

有此處無銀之誚矣且此書未須論其真與假也書果假矣今諸臣南北合攻一則曰秦黨二則曰秦黨此與斷絕秦脉之說合乎否乎顯行其事而陰諱其名有識之士孰不嘆惋諸臣柰何不加深繹而徒逐聲信耳横以惡語相詐訴也總之賓尹立意逐臣故網羅百變諸臣爲賓尹多方扶翼故弋繒四來臣一口豈能勝衆言獨計萬心可以歸一理伏願

皇上勑下　廷議將賓尹應察與否從公勘覆如謂節婦可以勢奪殺節婦者可以無罪騙人妻及諸

款奸惡實跡皆可以不問卽願將臣褫斥以謝詹
尹去國之人極不欲有言而又不得不言輙敢究
極根柢求
皇上鑒察臣臨疏不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七月初八日

吏部尚書孫丕揚爲羣言滿口察案誅勦直攄惡
跡並乞立
賜罷斥事臣奏
命考察舊例取裁于各堂上官而憑其報冊以爲本
博訪于兩臺省中而憑乎衆言以折衷然後具應
處之人于考功司會應處之人于都察院共登一
耳一目所獨見哉臣奏
命舉察也亦遵例採羣言定去取耳不知奏聚奎何
故有七臣之救視此 大典玩若兒戲又有上疏
言三人者矣有上疏言七人者矣昧心公訪槩指

秘訛不知出言之時安乎不安乎可惜老成共事之科臣亦同聲附和既知不公何不面折于始事則衆言之易惑人也如此驗七人之單所以彰七人之罰雖經呈

覽未有衆見不可不再發明以明臣之至公除七人之中喬應甲王紹徽岳和聲原是升用腰金衣紫貴列方面尚猶混衆耳目爲之稱屈耶其余四人如湯賓尹因奸逼死節婦紅鞋禮之唾罵堪羞科場賄通贓賂吳宗伯之號籍有據徐大化鞫獄廣開騙局謝盛生之逃付可惡諸升陰撼銓司朱選

郎之從吏可問劉國縉堵納田元德一十萬重賄挾占成祭酒三千金花園拜李成梁為義父結王錦衣為死交張嘉言賍私狼藉萬口共罵被察之後羣商倒贓者日滿其門羣僕轉贓者日滿于路似此穢跡盈耳通　國出救諸臣何獨不聞尚欲翻案以快私情甘壞二百年之典章此豈右是非之心有忠正之念者乎本之皆臣既老既病不堪為統為均故多言亂口發謀昧心如此則臣固考察之亂源也伏乞

皇上將臣立

賜罷斥別選名賢以司銓務則羣言息而　國是定

矣奉

聖旨考察係國家大典誰敢變更其外推及降處的

能盡職業朝廷自當擢用如何遽相爭競不聽處

分成何法紀卿忠正無私朕自洞悉但卽出任事

不必推辭以後各官都着安心供職不得牽纏前

事彼此猜疑喧呶不了違的重處

辛亥七月十一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爲假書無根少年聚訟乞

聖明照假禁止以靜　朝端事伏覩

大明律內投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即毀此　國家之典章也前冬末臣爲考察博訪人言臨近投單之時中混有假書一紙以爲必有伏害人者遂付之烈焰棄已滅跡而忽有陷臣者臣默而不答葢爲察事近也不謂今日猶然聚訟以臣愚見殊與諸臣不同葢借私書而害人也則造私書者可罪行私書而害人也則行私者可罪今皆無之到底

作何結果猶之造匿名帖者誰肯自認又將擬罪

于誰乎徒憎滋多口耳夫言官係海內之澄清關

民生之休戚自有

宗社大據顧建樹何如耳若私事可講明不足為重

未明不足為輕似當省此目前尒隱之多事也此

近日士風大弊不忍不忠告為爭者勸伏乞

皇上普日月之明察公私之界有言為　國者為民

者嘉納之有言相訐者相猜者抑遏之則亂說自

息邪心自定矣

辛亥七月十二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翁正春為患病不能供職懇
乞代
題回籍以便調理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據主客
司主事丁元薦呈稱職原籍浙江湖州府長興縣
人由萬曆十四年進士養病丁憂至二十一年十
二月授中書舍人二十七年　大計以浮躁聽降
三十八年四月起補廣東按察司知事隨陞今職
至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分當竭蹷圖報
涓埃柰職踟躕有懷鬱結成疾即今痰嗽喘逆兩
足紅腫寢食漸廢昕夕靡寧隨延太醫院候缺醫

官李復元調理罔效同官同鄉備悉苦情若非歸
田靜攝恐陰陽之患益深即使貪位卧延而瘝曠
之耻更切懇乞代
題今得照例
予告苟獲全于畎畆當益感于生成職無任惶悚祈
求之至等情呈部送司猶恐不的隨取具同鄉本
部儀制司員外郎吳邦相并醫官李復元各結狀
前來案呈到部看得本部主客淸吏司主事丁元
薦長才軼世浩氣淩霄以十三年起廢之臣負千
萬人必往之志正應盡展其夙抱庶幾不負乎

特恩柰病骨之莫支致歸心之遂決旣經該司結勘

明實相應題

請恭候

勑下吏部將本官暫令囘籍調理痊可之日赴部銓

補爲此具

題

辛亥七月廿四日

湖廣廵按史記事揭爲謹言宜察事職于七月初旬正卧病間再見朱月樵叅駁丁愼所疏必以仝丁愼所言王弘亭二事加職嗟嗟此譖者之口也月樵或聞之而未察耳大凡世間合人者必有蘇契害人者必有夙仇職于二兄何如也職叅沈繼山愼所救沈繼山其救疏中力排叅者之非實以叅職是否爲合不然必愼所以叅而知我也至王弘亭與職從來無纖介之忤雖爲王聚洲意見不同而和氣如故當時有恨職救而極力攻擊者却非弘亭職奈何不言攻已者而害弘亭乎不情甚

矣職每遇職同鄉後進即勸作縣以弘亭爲法爲
其令鄒平誠清也至平時切偲更有出于形迹之
外者是否加害不然必弘亭以疑而疏我也總之
近來人情善于鑿空職猶憶去年五月內偶拜喬
儆我儆我出迎日連日要奉拜老父母他們不着
我來說你們我今日下顧不安之甚職以大義告
之曰　朝廷家事非如一人一家事異同何足嫌
如僕今日奉
命明日即出城矣尚能戀戀一事乎不能戀則知不
能私矣既不得自私又何爲怨人此挑激之言不

可信也傲我深用爲悔職以爲今日爲職告弘亭者即昔日爲職惱傲我者也甚矣譖者之巧爲借而聽者之不及察也如曰慎所何爲有言職安得而知之又如曰弘亭何爲外轉職又安得而知之人各有見事自有主苦苦纏職殊覺無味況職與月樵皆爲言官月樵非職職亦何以窮究其是以相倚但流言止于智者願月樵虛而聽仍虛而察毋以讒終焉耳謹揭

辛亥八月初四日

工部虞衡司署司事主事沈正宗爲敬循職掌發
明修理明盔甲稽遲緣由以祈
聖鑒事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因添註虞衡司署
印郎中戴王言陞福建建寧道叅政蒙堂委署司
事即于本月二十七日奉堂送准總督京營戎政
寧陽侯陳應詔于本協理京營戎政尚書李化龍
咨文催修明盔甲謂萬曆三十六年回廠四千頂
副三年未蒙修理似若司廠宜急故淡者夫明盔
甲則誠急矣然非司廠敢于故緩也復于本月初
九日准巡視京營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山東道御

史錢桓手本亦催修明盔甲若謂京營不可一日缺者夫明盔甲則誠不可缺矣然非司廠敢于久缺也臣細查卷案備查 會典條例及戎政事宜諸書而後知當初京營各千總與廵視廠庫御史鄭繼芳之茂

祖制而刷漏危今後之當事者難爲收拾躭悞至于今日臣今日不言無論日後破冒無窮若使明盔甲終無修理日期其悞軍國大事非渺小者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夫四千明盔甲廠四年

題准修理亦復年餘及至臣督令兩廠商匠領銀修理如赴湯火不敢前者何也則以修理四千項副工料錢糧始估五萬繼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零題後又減至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見後除補造除匠工實該物料止得四千二百二十五兩五錢三分其五萬兩則巡視廠庫御史鄭所估定也其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則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馬從龍所刪減也題後減至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再減止得物料四千二百二十五兩五錢三分則亦科臣馬從龍所核察也

夫此四千盔甲修理錢糧也以多若彼以寡若此多亦由于廠庫少亦由于廠庫臣司前任不過受成事而已其何力之能爲況中間錢糧相去不啻倍蓰彼商匠徒知廠庫估定之數爲應得之物遞減則有得不償失之嗟而不知條例開載之數實不刋之典遞增則來濫不知節之議今欲照條例商匠且垂涎于始初廣大畧足不前矣欲扶條例司廠且顧慮于後來議論束手不發矣臣所以痛恨于該管各千把與御史鄭繼芳之如奢而過濫者此也夫條例每歲送修五百頂副中間分別量

修盔二百五十頂拆修盔二百五十頂逮補甲一百五十副量修甲一百五十副拆修甲二百副又修補臂手五百副各除會有外淨該物料及變柒銀共四百七十七兩九錢卽工食亦不過一千六百四十兩而正以一年完一年之事盔甲不敝而錢糧又省立法最善不獨條例也卽戎政專宜亦載凡三大營盔甲　題准俱三年一次交廠兌換若選鋒明盔甲每年一次送修五百頂副二書見在可據查工部條例乃前任工部尚書曾同亨于萬曆十九年始集四司諸臣訂正其記修理明盔

甲則起于萬曆二十一年也至于戎政事宜乃前
任總督京營戎政泰寧侯陳良弼協理京營戎政
兵部尚書王世揚于萬曆三十一年會同纉集者
也二書皆今年　題准事例非遠年迂濶不可爲
典要今皆無五年總送題造之說必積至數年便
將連補之數盡不題計盔之量修者與三百頂其
拆修以三千二百二十二頂計甲之量修者止四
百副其拆修者以二千八百十一副計其量修拆
修之外又創爲全壞補造之說盔以四百八十頂
計甲以七百八十九副計而數萬金錢便將一擲

矣夫變每年爲數變修理爲補造變減省爲濫溢
此之不能爲諱營解者一也據總協戎政會稿及
科抄皆稱明盔甲止備
大駕幸　南郊
皇陵及大閱一時披戴之用非以操演習戰也數年
以來未嘗一日用之乃拆修既已數多全壞又復
如許今將領自製一領所甲不知何如管措收藏
卽用之數十年可不敝一屬　朝廷錢糧便無與
已事應得無故朽壞乎今議者曰原不盡費工部
錢糧不過兵部及太僕寺協濟耳夫兵部太僕獨

非　朝廷錢糧乎柰何便以泥沙視之科抄誠爲有見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二也據該營稱三十五年水災雨水浥銹正亦不過量修折修而止何至鐵鉦亦被水浸爛且水災之後卽便送修鐵郎會朽不應速朽至是每甲製有皮袋該營設有所署收貯何所典守何人此之不能爲該營解者三也至于廠庫鄭繼芳估修五萬則猶可異若非科臣馬從龍覈實遞減以後每項比例破冒何所底止乎　國家令甲錢糧出入設有巡視科道凡以稽查舊章綜覈冒濫若一一惟奸匠所估是徇漫

無裁奪是木偶人耳廵視官事不必設倘他有条
指則罪狀益不可言矣臣不知繼芳于二者何居
也除今壞盔四百八十頂甲七百八十九副案查
會典原止載京營明盔甲五千頂副其二千副以倭
警加當以解嚴罷科抄可據且所貴選鋒者謂一
旦有急摧鋒陷陣當在人先膂力果敢嘗與人異
非盔甲與人異茲選鋒比增二千名即明甲不足
補以暗甲膂力俵定決無披明甲勇披暗甲即怯
之理況據科抄將士臨陣原不用明甲乎令即照
科臣馬從龍議竟裁不造似亦無妨第以臣計之

猶有說焉此項盔甲果用之而壞戎政自行議裁
題明不造可也今求其全壞之理而不可得然而
又送廠收矣倘臣司一旦主議以爲壞不必造則
國家便少此七百八十九副明甲四百八十頂明盔
日後查數緣何七千盔甲內少此數目論者必不
追該營毀櫝而徑委罪司廠寢閣則司廠何辜代
爲受責者盔甲臣已呈堂移咨戎政衙門發還該
營聽自行酌議題明全壞緣由應否再造亦惟聽
戎政衙門題
請明白臣司不敢專主其他量修拆修等盔甲先年

所估物料人工應移會巡視廠庫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再行估計用腹內匠之心絕其覬覦之念刻期嚴限領銀修完還營備用以後修理明盔甲該營仍照舊每年送修五百頂副兩廠修過便于盔甲裏面填註某年修理幷問明連補量修拆修等項拄上仍用兩廠關防鈐記庶幾該營不得影射而匠役無容侵冒若還營另有朽壞職有攸司責亦有所歸臣已經呈堂批准移會臣與科臣得徑自舉行似不必煩瀆

聖聽惟是臣司職掌所關軍器干係為重若不先行

奏知仍恐日後將領匠役未得他有推諉臣自是
因清查冒濫而并及之再照今錢糧冒破不止一
端外而府縣錙銖蠶絲何其艱難內而庫藏鉅萬
瓦礫何其慷慨以且前時勢卽人民安堵城廓依
然百物具備千官環拱一日邊方告警九門晝閉
無錢糧以守之空城誰護枵腹何資今日可憂孰
大于此乃所在侵冒視爲固然卽如　感思殿工
冒破錢糧二十餘萬科臣馬從龍因扣除二十餘
金在庫不發亦止毫毛耳近日乃爲奸商于秉忠
冒領而去奕父居間誰爲作俑外間喧傳皆云舊

臣王紹徽也夫紹徽者諸臣共相保舉號爲清白
清者如此矣科臣乃蠹奸剔弊之臣而身先爲弊
何以服諸內璫商匠衙役之心乎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空虛之後更復空虛奚止國非其國已也
伏乞
天語叮嚀以後不論户工二部及各衙門錢糧巡視
科道務查舊章稍爲節省以備　國家緩急萬一
如部臣濫發自聽言官參　奏不論外倘巡視科
臣狥私輕擲如繼芳等者容户工掌印司官及各
該衙門官據實糾舉庶幾錢糧互相覺察之道意

乎不勝杞憂敢爲芹獻惟
聖明垂察焉

辛亥八月廿六日

巡視廠庫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揭職昨見虞部
沈君儒疏發明盔甲稽遲緣由未及　感恩殿工
冐破錢糧二十餘萬等情皆職未任工科以前事
職不與聞乃中有于秉忠領銀一節則職初管差
時所掛號者不得不一明其故職于五月初八日
接管庫差至二十八日據屯田司柴户于秉忠投
到領狀一張內開休奉實領到納過琉璃廠燒造
木柴實收銀二項共二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八
分五釐止有該司印信鈐記係三十八年十一月
內出給者職隨查據本司實收簿內一項柴户于

秉忠上納過木柴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九百八十觔照估每萬觔銀十五兩該銀二千一百五十六兩九錢七分又一項柴户于秉忠上納過木柴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一十觔照估每萬觔銀十五兩該銀二百八十二兩六錢一分五釐二項共該銀二千四百三十九兩五錢後有部堂批云以上旣經查明准扣給蓋內有應扣者應給者不止此一項也職以司領堂批歷歷可據因與用印掛號訖數月後職查知領狀曾投前官馬見素査得日久數多未與掛號蓋停留不發非扣除在庫也扣除

則必註有筆跡並有案蹤差役之人何憑輕擬哉
錢糧有緩有急批發有遲有速庫藏事體如此儘
多蓋既登實收堂簿經監督呈請該司查核部堂
批准用堂印即是應給之直巡視即心知其冒濫
例不輕駁惟遲遲以示裁抑而已即先斬後奏亦
是常事非該部以爲不可而巡視能自給發也所
以朴責書辦胡養蒙者爲其不明稟前日遲發之
故耳秉忠急于領銀其營求請囑理或有之然實
無一人向職居閒者居間則又曷爲責書辦乎奸
商濫得羣小挾騙往往有之非職所能逆覩聞有

陳揚者曾告秉忠于東廠事經該部提問所謂王弘庭之妾父扆即揚乎揚與秉忠私相牽涉亦不可知職入京弘庭行久矣居間之事風馬牛不相及也君儒疏有影響而未悉就裡職謹據實述之如是須至揭者

辛亥九月初一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爲議述明盔甲錢糧始末澀究實以便遵守事 職閱邸報見工部虞衡司題印主事沈正宗條議明盔甲大旨在節省意甚善也後持議頗由于職請詳言之工部條例載每年修澀明盔甲䏏手五百副分折修量修連補三項除會不計外該物料工食銀二千二百一十七兩零又係不等年例不等云者錢糧有定而年分不等詎如盔甲不壞即止非强之以年年必修也至萬曆三十年不知何故用至五萬一百餘兩且盡仰給于兵部太僕寺舊庫矣三十六年京營送回

到廠四千副彼時巡視御史鄭繼芳查閱過分量
修拆修補造三項據軍器局冊開皆照舊卷數目
呈送繼芳批或照舊估或間一刪減之該司郎中
陳嗣元以錢糧數多一向未題至萬曆三十七年
冬職巡視廠庫會同工科給事中李瑾巡視御史
張惟任逐欵再加刪減計銀三萬七千三百三十
一兩零彼時司廠所據者近年題造過事例得減
一分卽共相慶幸矣職視事稍久始覩修例查此
項與原估冊大不相同始覺三十年題造之濫欲
正之而部疏已上職不得已發抄時參云據條例

每歲修理明盔甲臂手各五百副除會有外召買并工食等項該銀二千二百七十兩零三十一年起至三十八年止適合四千副之數總計不過銀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三兩零今次會估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零比之原數幾多銀二萬兩何貴于刪減酌定也條例所載有拆修量修連補三項今改連補為補造又每項加增不等豈非該役之上下其手乎工部錢糧既稱缺乏太僕寺錢糧屢經借貸亦豈有餘者止宜照條例行節省銀二萬兩矣再照軍器中最靡費而最無用者無如明盔

甲蓋凡臨陣將官士卒俱穿暗甲圍營操演習戰法也亦用暗甲可知矣所稱選鋒披戴七千副者止是

大駕幸 南郊

皇陵及大閱歲時一用以壯六軍之威容而已在營收貯多不如法輒爾敝壞壞又復造此物稍經濕氣即生銹澁廠役亦利其速壞與軍役通同作弊是以數萬金委之溝壑也合無今次造完付該廠官役如法收貯不必送營如遇護衛

大駕該營臨時取用事竣還付該廠如未經頻用輒

稱損壞責有所歸如此則可數十年停造委務交總督協理京營議之如果可行後來所省多矣該役一面延遲未造及職再次巡視該司掌印郎中戴王言復移文于職謂拆修量修原估價值各亦相當所差無多止因毀壞七百八十九頂副更須補造與刊書違補有異致差二萬餘金仍咨太僕寺協濟職議謂全壞者更不須補造姑從寬照該廠所開拆修量修之數以條例算之止該銀四千二百二十五兩零此數較前似少并工食計之實多于前總之皆條例耳各役詞窮不能置對然竟

成停閣矣竊惟
祖制京營軍士原無明盔甲始自萬曆九年三月內
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
聖旨造五千副給與官軍披戴每年一千副限五年
造完遂載在會典職姑不敢求減二十五年以倭
警加二千副今倭警乂息矣卽二千副盡化爲烏
有亦不須補造況盔甲共筭止七百八十九件何
苦靡二萬金哉條例載成造明盔甲腰刀弓箭撒
袋等件每副九十八工每工銀五分七釐職記會
估時問匠役成造明盔甲一副用若干工荅曰應

給銀二十一兩不計工不知何據今七百八十六
件當用銀二萬斯猶異矣職故謂決無容議
創造之始委屬兵部協濟歲修單屬工部不可[illegible]
汴以匱寺帑惟是浮濫作俑全在二十五年二千
副之加非三十年五萬一千餘兩之借今所冊舊
卷新例皆是物也厰庫二次會估不過據司厰送
冊裁酌而司厰又憑舊卷開造於鄭繼芳何尤哉
一時共事者侍郎王汝訓郎中陳嗣元主事邵輔
忠皆清正能舉其職者又可厚訾乎繼芳估冊現
在非創爲之且亦無五萬之多今司臣沈正宗所

執條例極是足破歷年之誤而于二十五年及三十年之事未深考耳大抵工部諸務繁碎浩瀚皆如蝟毛職其詳導其窾躬親督率具事考成全在該部巡視間一摘發彈治以示不測耳今也業挫玩愒撫羣奸若驕子視公事如傳舍反謂遲誤之故不由該部職掌從此日隳風紀從此掃地卒小益無所忌憚矣不然一萬七千金三年不能成一盔甲屢促不領是誰之過歟　感思殿脩二十萬職受事時竣工已數年尚未　奏繳職屢以為言竟無應者安得不啓于秉忠之覬覦巡視科臣

張鳳彩以此事重譏猾胥此其節縮之意抑豈後于臣哉如以爲不當與不識堂簿印領是何而衆錢糧互相覺察何如不濫出通關之爲愈也正宗銳意急公職深有契于中獨論該部職掌有謗御失平之意不得不一明之至于近日士風佻巧每每借事發端聲此擊彼以啓

朝廷聚訟之端職惟知就事論事而不敢漫及之也伏乞

聖明鑒察施行

辛亥九月初六日

原任戶科右給事中今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
王紹徽爲孤臣憂危病苦萬難圖効懇乞
聖明俯准休致以安愚分事臣由萬曆二十六年進
士初任山東濟南府鄒平縣知縣歷俸六年屢登
薦剡卓異于三十三年行取禮部主事三十五年
考選戶科給事中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蒙
俞旨到任三十八年六月十三日陞本科右給事中
兩任在科辦事共計二年九箇月零于三十九年
四月十六日吏部題知陞授今職伏念臣以一介
草茅遭際盛世叨居言路陪于華顯榮逾分外自

分無以仰答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或可少報萬一于所天矣詎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周防所以履危而臣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臣拙直難移足蹈禍機身爲怨府當其祭典嚴重之時竊意得散髮林丘幅巾衡巷斯巳幸矣然當時主計者猶薄示其罰推陞臣山東參議幸蒙

聖明不過督責乃于後次題知本内即

俞原擬夫以參藩之任且當齊魯之區擢蓋亟稽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臣方矢心以圖報稱顧寵榮溢涯災病踵生臣前于四月十七日謝

恩辭　朝赴任因憲限尚寬乘便回家省親維時正
當炎陽方始暑酷于火氣毒于蒸臣日身試其間
形神凋敝強捱至五月十二日去里門尚有百里
一旦目瞀耳鳴僵仆倒地手足振掉神蒐飛越一
線微息幾至不起隨舁至臣家請醫官王道興等
診視咸云是欝火結痰蘊積不能暢達以致上攻
頭目昏憒煩悶扶臥床褥歷時三月醫藥罔效痊
可無期雖身在呻吟中復念方面重寄懸缺日久
倘以臣之躭延日久致地方有廢弛之虞臣之罪
更滋重焉況臣餘年無幾子息未立瞻前顧後之

慮深而遠禍全身之念重此所以不得已而哀鳴于
君父之前也伏祈
皇上特垂矜憫察臣言非矯飾病實顛危憫以深仁俾解方面之任曲
賜休致遂歸環堵之居將所註原鈌即
勅銓部另簡推補爲官擇人不以人妨官雖伏鼠巖穴鑿井耕田將詠歌太平之盛于無旣也臣無任
隕越待　命之至
辛亥九月初十日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爲司臣巧詆求勝持論大乖謹據實直折以存公道事昨工部主事沈正宗論盔甲事職嘉其任事爲具疏申明內外鄭繼芳王紹徽頗涉鈎棘疏末箴警一二語效忠告也不意其豪宕之氣復大展演職請就其疏再一祈之正宗謂京營原自有明盔甲引會典三大禮等項擺朝內有神樞營明盔甲將軍五百二員名爲儀職查京營軍器有修理自盔甲廠者有兌換自兵仗局者兵仗局自有明盔甲自有年例不隸巡視衙門自萬曆九年以前該廠實不經造此物若

戎政事宜正近例耳又謂年例自一年至若干年一次者謂之不等彼孰不壞卽止之說不知不等年例有二一謂内監所題年分不等後來者以此爲準不容有濫一謂酌量緩急年分不等如條例刊于十九年卻預列某年方脩理某項明盈甲則二十一年起也旣可中歇數年明其得巳卽巳二者其名相混緩急頓殊非如正宗所言此等無關大體但不當以職言爲失實耳該部事體凡會估必由監督造册移會該司該司移會巡視共相擬議上下其値雖云科道主之其實根由全在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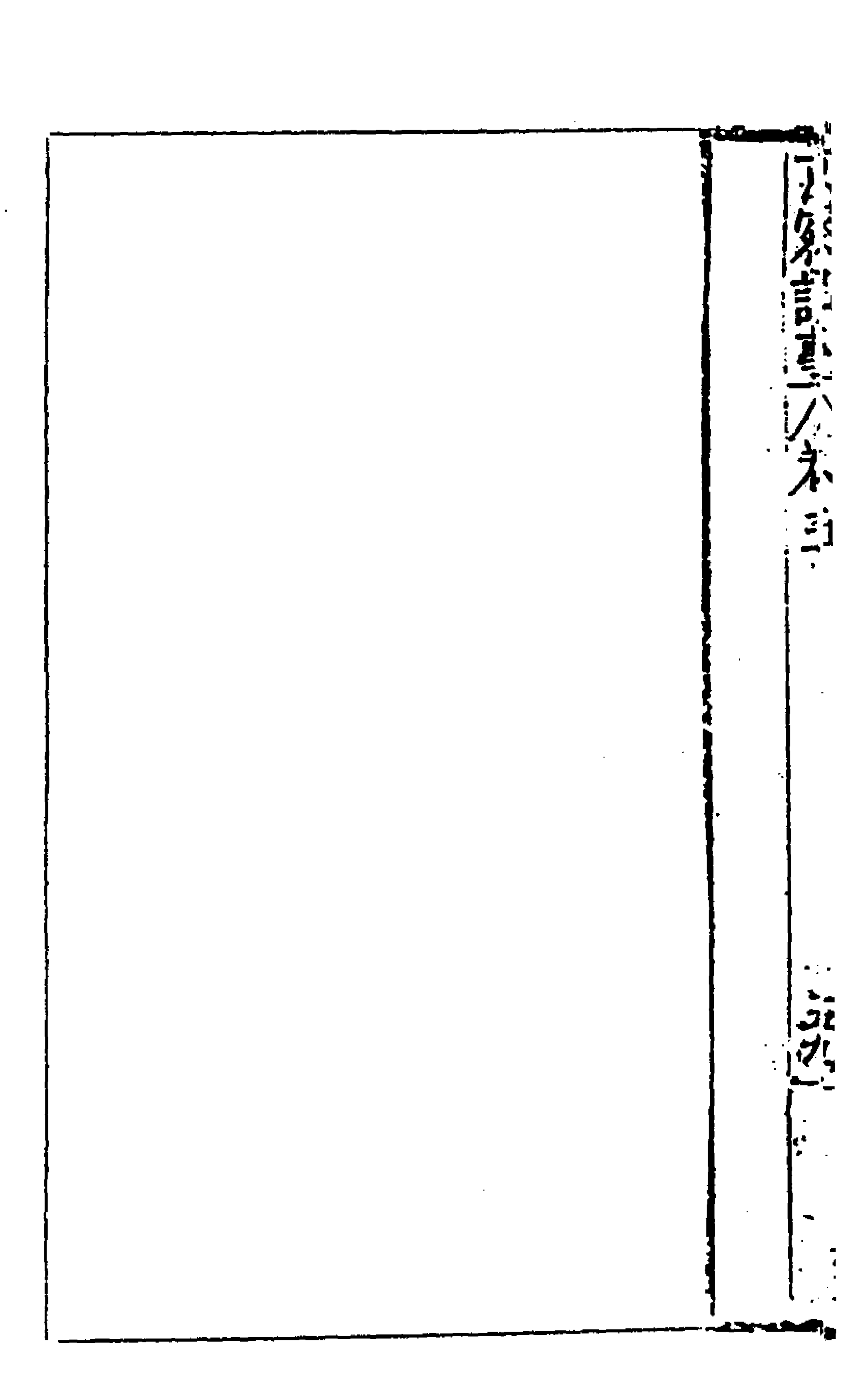
如該部據條例造冊而繼芳別啓一侍實則罪不可逭矣如有自來也吹求宜自何始𥨊閣不題批案不行何如早據條例造冊爲愈也嚮如正宗之言是該部事宜從冐濫以投巡視衙門巡視衙門能覺察耶即從釐正而該部爲無罪不能覺察耶獨坐于巡視而該部爲無相干涉之人如此則法紀蕩然貪廉瘝情之風何所底止尚不謂之諉卸何也于秉忠柴價職心知其冐破以出有實收曾諭之曰待奏繳時再加定奪應與即與應刪即刪實未嘗知也若牽至王紹徽之身職不知所謂矣

錢糧旣經職手者因正宗之言不得不一明之職
曷敢爲二臣解二臣若有染指亦非職所能解也
正宗之言曰近來紀綱廢弛帑藏空虛　國家可
憂可慮之事不止一端當事者猶務爲寬深不測
之量大家諉于積習所以每事勇于任德怯于任
怨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旣自負以在山虎豹何
不見虞衡一司之事稍加整頓如在盔甲廠則須
遣修造各有定額會有價無豈無憑準錢糧歲歲
關支盔甲年年不解稍黃　題辦逾額如何動稱
缺乏該庫領出甚多如何輒云自備鉛子何人濫

加雜料有無冐破未完官工何止千百件未知扣官來奚啻十萬金在寶源局則銅商領銀數十萬拖欠已將四五年未完作何追比已完作何鈎繳銅低錢惡豈容混攙滯鑄餘錢如何清除以銀準銅以銅準錢是否頭頭不差鑄過若干解過若干務要縷縷條析爐頭欠錢至數百萬頗屬玩法如何不扣工食新議工料即與現錢法至簡裁是法可行永久鼓鑄得不償失將來可否議裁如此一一綜核不拂人情不虧公帑于 國家必大有所裨似非分外事也如諉曰不能則人方以責二臣

者還以責正宗又何詞乎士人有生平論人先大節二臣若果有玷官箴當堂堂正正數其立朝敗缺與衆棄之不宜托名職掌傳致深文詰屈旁谿快心掩擊蓋止知為丁元薦續貂而不知其傷正大之體也止知為王圖營窟而不知其蹈傾險之習也此其所排陷豈止二臣所申明果是職掌自正宗疏出舉朝譁不了了職有何隱語乃保舉以問職也今議論分曹　朝端鼎沸職竊憂之何敢以左右足徇人機之一字職不忍聞亦惟正宗自道耳正宗疏職惟論其有關係者若穿鑿餙人等

語采一而足以辱廷臣且以侵職職事不肯與之辯
矣伏乞　勑下部院體勘正宗所參鄭繼芳王紹
徽事蹟務要明辨虛實以定黜陟勿使蔓延波及
善類幷申明巡視該部各有職掌勿容推諉庶正
人心修實政之一助也
辛亥九月十五日



原任禮部儀制清吏司添註員外郎今陞廣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慶遠府知府岳和聲爲聞言已
合知休揣病不堪任職仰懇
聖恩准職致仕以全微節以蘇病骨事職由萬曆二
十年進士起家知汝陽縣二十七年陞任禮部主
客清吏司主事歷精膳儀制二司員外郎先後給
假在籍六年有竒三十八年五月補任添註儀制
司今年三月初二日六載京察竣事次日吏部一
本推廣西慶遠府知府初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謹赴　闕謝

恩十七日領憑辭
朝正擬依限於十二月到任忽見邸報有南京貴州
道御史張養正於北察
旨下之後一本爲世局愈變直陳喫緊六事其一爲
吏部驗封司郎中沈孚先而發先引及職爲顧天
埈姚文蔚之死友復謂以王紹徽劉國縉爲奧主
以金明時爲先鋒百計剪除謀翻定局等語職讀
之不勝驚嘆當職之推廣遠也職罪實不自知然
銓臣必有以罪職者職心甚安之郡守親民之職
況在邊徼更堪戮力倘能爲

陛下遐方赤子休養一二庶幾補報　國恩忠不擇
官又豈擇地未幾而刑部主事秦聚奎捨死報
國之疏上矣聚奎因兄釋憾之說有不平於處職
者職固未識聚奎面也未幾而養正駁叅聚奎之
疏上矣疏中所指蹊徑又與所聞銓臣所以罪職
者較異夫顧天竣姚文蔚與職固同爲壬辰榜進
士然文蔚之犯朝議也糾彈在三十三四年爲職
本生父喪給假在籍時事天竣之犯朝議也糾彈
在三十六七年爲職本生母喪給假在籍時事此
時職煢煢在疚豈能分身而入長安尤友一語不

必深帲獨所云線索籌畫借西北之人以行東南之計如王紹徽劉國縉以及金明時剪除翻局通同誤國等語乃養正所謂最奧竅處而以職之愚茫乎不識所謂及至南北臺省諸臣後先發覆而職始稍稍得其先察事而投杼職與後察事而下石職之大都矣微臣不言諸臣已公言之職復何言唯是半生砥礪反蒙磨磷之疑素篤緇衣竟來按劍之報匪徒識闇兼坐學疎以二十年致身清時未効涓滴之忠而品行未孚浮言猝至下壓朝紳之淸洗上煩

聖明之燭照職罪不滋大乎有臣如此靦焉民社奚以勝況職入夏以來炎暑傷脾飲食頓減醫藥罔効病體羸弱實難任職若不陳情乞休必致瘝官速謗此又微臣骸骨之私所不敢不呼天

天而告也謹將原領文憑一道申繳到部伏懇

皇上察職進退之節諒難領收擠職性命之憂言匪

飾欺

勑下吏部准職致仕令得俯延喘息仰戴

高厚堯天舜日歌咏太平即長爲農夫身有餘榮矣

職不勝戰栗隕越祈懇之至爲此具本謹遣義男

岳忠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具奏于二十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催任慶遠府劄付

吏部爲聞言巳合知休揣病不堪任職等事考功

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部抄出新陞廣西等處

承宣布政司慶遠府知府岳和聲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爲照本官中府矯起冰聽超驟入承訛大夫膺是

心膂出領二千石詎非股肱爭看翺翔怎負推轂
試移白門向翹闕纔能任鉅肩鴻如挽龍水濟汝
南正自禦驅就菸策勲有地剛畯可期況傾葵之
忱漸稵度採薪之憂頓釋星馳漢道霜凜周行除
原奏立案外爲此合劄本官遵照來文內事理前
去供職施行須至劄付者
辛亥九月二十日

附伍容菴禪園雜志

太宰生平所最憾者無如沈中丞而岳和聲則其友之弟也沈孚先則其弟之子也北察既藉岳以爲媚竈之資南臺又藉沈以爲附炎之計總由太宰招之也向使太宰推轂中丞以明己無我之度以繼昔同升之風則此獻彼替何緣紛紛而起哉

工部虞衡司署司主事沈正宗爲科臣查例失實

下詰伏機臣按疏議析再訴

聖鑒事臣頃具奏以濫估修理明盔甲錢糧及爲奸商居間領銀參原任巡視廠庫御史鄭繼芳原任戶科給事中王紹徽臣筮仕小臣耳而參一道臣一科臣臣知罪矣然臣佩服古人之言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前二事臣實見實聞而不上告 君父下虧職掌是不忠也臣竊見邇來紀綱廢弛帑藏空虛〻國家可慮可憂之事不止一端當事者猶務爲寬裕不測之量大家護于積習所

以每事勇于任德怯于任怨甚至有把 朝廷錢
糧做自巳人情者風聲習氣牢不可 備臣子盡
作處堂之燕雀則 國家那有在山之虎豺臣感
慨太息多所欲言茲特在工言工耳況此二事一
參一扣皆工科給事中馬從龍經手臣被爲諂從
龍所參爲是則繼芳聽局匠虛估爲非從龍所扣
爲是則紹徽爲妄父居間爲非天下無兩是之理
孰有從龍應參應扣而二臣猶得無罪從龍以
疏認復爲二臣解嘲護私情重而視 國家事體
輕也臣讀其疏皆非實語如云

祖制京營軍士原無明盔甲臣查會典凡
聖節正旦冬至三大朝會　大祀誓戒册封遣祭傳
制　御殿侍衛俱用全直內神樞營明將軍五百
二員名又戎政事宜凡遇
聖駕詣　郊幸山明甲選鋒　千名幸學六百名則
向來但無五千七千之名耳今欲議裁七千之數
不明覈其濫而云
祖制原無何以服該營將領之心而杜其口乎如云
條例每年修理明盔甲係不等年例不壞即止非
强之以每年必修臣查衛司不等年例中有一年

一次者有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以至二十七年一次者所謂不等也其修理明盔甲則定二十一年之後皆每年一次修理五百頂副者也惟年定數定做工料亦定營廠始不得以意增減出入不然果如不壞即止之說則一年可以不壞即一年可以多壞是正向者停關數年另行補造之故智耳其端恐不可開也從能又以繼芳濫估諉之局開舊數不知估冊則局官開報條例乃衙門成書今有二例一出于監局各役之手而費浮一出于衙門刊定之書而費省二

者宜何準焉繼芳不從儉而從奢何也倘曰不觀條例巡視何事若謂有部臣在臣查陞任郎中陳嗣元原寢閣不題署盔甲廠主事邵輔忠原批案不行豈非謂與條例不合而直不敢矯其非歟從龍謂臣前疏諉卸臣纔攝篆即有稽遲不由于臣將何所卸特緣各衙門催修明盔甲甚急臣督催商匠不前始知繼芳五萬之估嘖有煩言不得不以實告耳至于秉忠領銀一節除司印緣由已經署屯田司主事胡鶚揭明外查堂簿係臣掌上官原任左侍郎今故王汝訓據司呈批案以上既經

查明稚扣給養內有應扣者應給者不止此一項也倘秉忠之銀應給耶從龍何所見而扣應扣耶今日又何所見而發倘昔應扣于今應給則領銀無罪工科右給事中張鳳彩何以朴責書辦胡養蒙而臣堂上官侍郎劉元霖何以批責于秉忠陳揚各三十板枷號一箇月示衆也臣謂今後錢糧宜應給便給應扣便扣皆立定案勿得兩可不然恐復踏秉忠故轍從龍操法之扣適來紹徵夠私之請秉忠鷸蚌之持適資陳揚漁翁之利扣者反若待價而沽于者疑于投桃之報耳從龍疏末又

一稱近日士風佻巧每每借事發端臣不知何指如指臣耶二事皆從龍發端而臣特竟其說從龍一職掌臣亦一職掌何獨臣便借事而從龍便不借事也今縱欲坐臣以佻巧借事臣必不能借無事以爲有事亦繼芳紹徽自有事且從龍又謂聲此擧彼夫聲者聲其罪也疑指繼芳紹徽擊者排擊之使退也臣不識從龍所指彼者何也今旣飛爲埋復後必相爲照應今尚含糊不明後便支吾轉換聚訟之端正恐自斯言始臣愚戇迂直論二臣之事則直指二臣之名不效向來諸臣有等露尾

藏頭嚼吐明吞有所言以機鋒作彂有所不言以
穿窬餂人也記曰君前臣後所以遵君也近日章
奏穢溷揑造于禮不敬于情無實不謂從龍老臣
亦伏蹈此伏乞
天語命從龍實説出何人併
勅大小臣工以後章疏遵
旨稱名毋得仍前稱稱地稱官併稱暗語暗號如係稱
述人言即于疏中點明庻幾　朝廷體尊臣子禮
肅且不立疑案自無蔓扯斯又省議論釋猜忌之
一大端也臣不揣冒昧再瀆

寬嚴所事職掌所操典例所關情實並外毫無漫及

惟

聖明垂察焉臣不勝戰慄俟 命之至

辛亥九月初十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揭爲科臣借事聚訟自疏自供事職前以濫估居間疏論鄭御史王給諫內稱引工科馬見素減扣之是以證鄭王之非未嘗一語侵給諫也忽覩給諫疏辨力爲鄭王護短且善創私説變亂典例疏末有突揑借事等語加職職始摘其謬處駁正併詰聲此擊彼果指何人

君前臣名從實說出毋得說謊支吾明有

君也明有禮也給諫倘自謂有其人耶宜直指其人以實之無其人耶宜直應曰無此告

君之體勿欺之忱也諫官不應如是耶不謂疏中既

不說出復多轉換明知難諱强欲飾非從來估計
巡視爲政柰何以鄭御史濫估誣之監督造冊司
官移會不知司官有據冊移會之例否監督果造
冊之官否查該廠會估司官不與直待巡視估定
該廠呈堂批司司爲覆實案呈具　題否乃移會
一再估令[illegible]司官以監督造冊移會巡視何其剌
一謬之甚乎[illegible]稱在事日久尚未悉此例耶所
云估冊亦不過該局官匠一樣造二冊一投巡視
一投監督錢糧多寡皆憑巡視批定給讓所謂上
下其值科道主之是也尚可爲鄭御史諉卸乎鄉

御史判冊親筆見在王給諫妻父通國共知馬給諫倘能盡銷公案預匿原犯陰圖滅口始可爲鄭王脫罪計若今日秖因不肯任受鄭王之怨左右言他多方自亂理已屈辭已遁矣尚反謂職誣卸耶夫職之摘發奸弊也正其不爲誣卸者也此最易明也已無所申說則又旁舉職掌難職給諫原知職司有職掌矣應整頓矣則今摘發鄭御史等奸弊非職掌耶非整頓一務耶給諫何又不許職盡職纔一啓齒便張臺省之威力以壓職正恐職即欲整頓無由耳微獨職也將後來司官以職爲

戒見有如鄭御史等狥私壞法者輒鉗口結舌朦
朧欺蔽是臣子之利而
君父之憂也職念人臣受職任事自是本等豈以無
人言輒有人言作諛言加功毀言加沮職自服官
之日巳誓致身于
君去年督工即以各司舊案無憑條陳清查交代積
司首格不行頃攝篆又少會庫物料不應一槩召
買宜量入爲出照例支銷軍器硝磺不應動稱置
乏宜遡往筭來酌議題 請久巳說堂見責書役
按年清數業有頭緒只待職巡查五城侵占溝渠

稍隙對確報堂次第舉行給諫未之聞耶若賢源局銅低錢惡餘錢滋弊則職已有禁私錢嚴官鑄入議一疏幾萬餘言候

旨兩旬矣給諫尚未覩耶今春給諫議減火藥及營軍要挾不能措一語仍許濫發至今資爲笑柄此正給諫事乃問職耶職服官二年九箇月零署司事纔兩月餘以前事職不與聞倘自職經手果有怠棄不修通同分賄如鄭與王所爲給諫爲耳目之官耳而目職久矣何不明目張膽論職而東牽西扯稍職耶王侍郎丁儀部工部錢糧有何關涉與

今日明盔甲干秉忠事體有何干連乃以絕不相蒙之事應絕不相對之語有根有據之罪案將盡塗抹無風無浪之波濤交欲鼎沸此等機括倘出自鄭王之口尚謂遮掩常套無足深怪不虞自馬給諫啓之給諫既曰就事論事却乃漫及至此然則所謂借事者非給諫耶聚訟者非給諫耶此正伏機在前疏發機在今疏給諫已一一吐露情實職言如券如是而尚不謂用機耶給諫試清夜自思所續果何人之尾所營果何人之窟實俟職言耶職故曰科臣自疏自供也至于盔甲錢糧職不

敢謂無關大體

祖宗制度可擅抹乎題　准事例可擅改乎

祖制原有今何變爲

祖制原無即兵杖局與盔甲廠不同其有明盔甲同

也可不謂失實乎一年一次今何變爲不壞即止

條例每年字樣明白易曉酌量緩急乃指別項非

指明盔甲也二十一年以前中歇不修者以其係

萬曆九年重造十數年內應不即壞自二十一年

起巳題歲修五百副之例今反導之中歇令該營

將精口全壞營誅補造省少費多可不謂失實乎

假如給諫中歇數年不壞即已之說則自三十一年以後五年不修正當盡作不壞筭除正是三十六年回廠爲應修年分照例修理一次工料只得二千二百七十兩零鄭御史突而冐破　朝廷五萬金是侵欺二十倍而餘也御史罪更甚今應作何處分乎乃若鄭御史與王給諫自營私橐不惜公帑尚云無玷官箴染指附耳說合過付猶稱無關大節不識士人立　朝何者是節臣子服官何語作箴而　國家考成黜陟又將何準也毀綱滅紀傷風敗俗斯言爲甚詎可訓也給諫又謂職論

近日章奏之非為辱廷臣且侵給諫何其自視甚
于
君也拜下為禮拜上為泰平交不受爾汝
天威咫尺呼彼呼此職謂是非人臣禮戒之稱名今
欲指為辱為侵然則臣不可辱寧辱
君邪臣不可侵寧侵
君耶今給諫所稱彼者已不指實登 對復虛懸其
詞曰不止二臣冀與挑同事呼朋引類與職為難不
知職所持者職掌耳典例耳情實耳始終不出此
三言給諫即懸河為辨排山為權誓不為奪職與

給諫疏既達

御前無逃

聖鑒難掩眞情職止願如給諫請

勑下部院體勘明剖虚實公定黜陟勿使蔓延則職

愚幸甚須至揭帖者

辛亥九月廿三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朱一桂爲司臣傾險異常猖
狂無忌乞
賜罷斥以正紀綱以維世道事先是工部虞衡司主
事沈正宗有敬循職掌發明修理盔甲稽遲緣由
一疏職初得報頭見下註叅御史鄭繼芳給事中
王紹徽職雖未覩全抄已心知其代人摶噬甘爲
鷹犬眞小人陰險之行也次日疏傳長安兵安之
人無不姍笑之唾駡之則豈非人心公惡之同然
歟正宗之疏欲援馬從龍爲證以節省之名諛從
龍而從龍不受也弟以一疏規正之其言盔甲鋘

糧始末井井有條一見瞭然不似正宗之煩碎可厭也疏後借事發端聲此擊彼二語微言點掇人猶惜其于正宗陰險尚欠發揮不知從龍用意忠厚恥于盡人之情正欲正宗之自悟而自愧也奈何反佯爲不知破碎文義敲推字句反以詰從龍乎其以盔甲一節與從龍反覆辯論職不知從龍之說是乎正宗之說是乎總是盔甲細事何關大政即微有差誤豈謂從龍之悞執此遂可以暴其短而正宗之是即此遂可以表其長乎蓋托名盔甲而意不在于盔甲也及從龍詰其職掌而職掌

之狂漏者尚多詰其奸弊而奸弊之隱匿者尚多
則何以不知置對乎借事發端一語貞守其隱情
而聲此擊彼大意已窮其伎倆矣為丁元薦續貂
為王圖營窟從龍再一盤托出是與眾誅心之論
分明聲罪之討尚猶呶呶不休何哉職請補從龍
之所未悉夫察典之所以滋紛者非以假書為祟
乎假書之所欲陰中者非以繼芳為首乎密網一
收一時錚錚之士誰能以疏自脫登難一繼芳哉
特以為王紹徽等既去鄭繼芳猶發蒙振落耳彼
將有待也及眾論騰沸公道昭彰太宰偶緣偏聽

生誤未必終持成心王圖因見機事旨成豈敢更
爲已甚即繼芳正在欲處不處之間爲假書畫策
者與繼芳不兩立繼芳若在憂未歇也于是日夜
思所以媒孽之乘八月年例百計慫慂部推不得
得此一綻如獲拱璧以爲是足以處繼芳矣至如
王紹徽嚼然不滓不但同官郏之其同鄉御史張
惟任亦有代辯之揭矣即其仇敵史記事之疏亦
曰紹徽做官本清矣紹徽無可處處紹徽者寧辭
反坐故不黜桼紹徽不已也此等肺腸誰不識之
今其說曰爲玷官箴爲關大節豈不凜凜有詞矣

然不槩人之生平何如而第以一事之誤索瘢求疵臣竊謂遊長安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論也何必繼芳與紹徽且繼芳估價稍溢未經發銀何憑嘗索紹徽雖代親關說亦只情牵何嘗染指必以此織爲罪案充類之盡凡工部之修理其濫估寧獨一繼芳乎凡商賈之給發其居間寧獨一紹徽乎何正宗于他一無所問也職不以正宗之覺發濫估與居間謂其立名非而以正宗之搜尋繼芳與紹徽惡其立心險耳然正宗之爲鷹犬非自今日之恭繼芳紹徽始也泰聚奎格允報 國之疏

秦人惡奎爲戎首凡可搆害不遺餘力乃弟曰沈
主事之書可證而已正宗爲孝廉時以囑托不遂
謄書謗聚奎今正宗不自言誰其知者此其當先
迎吠者一徐兆魁借事發端之疏叅丁元薦而及
東林大指亦爲破秦黨耳正宗借道學爲題以駁
兆魁名爲護東林實則附王圖也此其從中嗾嚙
者二今借盔甲以傾繼芳而挺然與從龍爲難從
龍非曾疏侵王圖者乎此則韓虛之騰山而三矣
猶且誑口謂王侍郎丁儀部爲縂不相蒙之事試
以質之通　國之論蒙乎不蒙乎正宗縱然喪心

尚亦有耳人言嘖嘖胡獨不聞焉職歷覩正宗之
孟浪蓋又有可言者吳仕仁以人奴濫肖錦衣閫
蘇郡之公舉已經　題究正宗又書刻遍投至勝
揭使及同年主事閔宗德可不謂輕挑乎胥街道
濟理濬渠一書辦之抗拒何難法繩乃不平于一
銅臭之子揭詞滿楮駭人聽聞可不謂張皇乎一
盔甲之事動煩三四疏纚纚萬言東牽西扯近復
云條陳清査交代繕司首格不行又似有指蓋亦
人井下石意也可不爲葛藤乎職竊比正宗眞如
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陰險賊伎不獨耆及　朝紳

放恣聒聵抑且萇覵

君上矣清平之世可容此猖狂之輩厠于仕列否伏乞

皇上勅下廷臣詳議除王圖之黨若有一人焉直正宗職請服妄言之罪正宗謂從龍挑激同事呼朋引類何物魍魎目中敢輕臺省無人乎職非不知正宗撒潑不應與較但欲效孫叔敖斬蛇之意勿使遺害後人故不避狂悄特爲糾參如此

皇上請聽臣言

斷賜罷斥紀綱幸甚世道幸甚　辛亥九月廿五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爲貪險科臣庇罪欺
君作威護黨懇祈
聖斷抉壅蔽以重言路事臣聞　國家之設言官使
之發奸摘弊非使之身爲奸弊又護持私黨之奸
弊也不摘發且禁他人之摘發也臣頃疏叅臺臣
鄭繼芳與科臣王紹徽也一以月估錢糧五萬一
以妾父居間過付如二事虛耶罪在臣否則二臣
無所逃罪罪臣與罪二臣皆應靜聽
皇上處分以人臣無私交亦無敢作威耳不謂臣疏
甫上正在候

旨間二臣未及辯有爲二臣代辯者有見代辯不勝
因代代辯者而前後轉辯之人又卽爲雜芳認濫
估爲紹徽認居間之人也臣閱邸報復見兵科給
事中朱一桂疏若謂錢糧應得濫估卽雜芳亦不
妨濫估五萬者妾父至親滿朝臣子皆不妨代親
關說者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一桂斯言四維喪盡
矣古人謂　國家財用毫釐以上皆當節省今估
濫濫至五萬金而不必問　國計歲入止有數百
萬假令每件必冐濫十數倍而後足今歲入能頓
增數千萬錢糧否借曰未經發銀無憑營緣臣正

恨其銀未領而賄已入 國家片甲未修繼芳囊
橐已滿空虛之禍 國受之緩急無備 國受之
繼芳不過多得錢耳
大明律贓私滿貫卽當重處巡視何官身先犯法卽
祖宗設立巡視廠庫徒令如繼芳猫鼠同眠脂膏自
潤反重累商匠至今猶紛紛說冤若督促不前此
何等事而云一事之說無妨耶
大明律凡自已囑托公事爲親屬囑托及監臨勢要
爲人囑托受贓俱有罪例一桩不讀律耶 朝廷
錢糧論法不論情一桩乃謂爲親情牵應得囑托

然則對手贓私應得過付耶紹徵爲陳揚關說給
發錢糧無數豈皆無贓自說耶近者陳揚告訐非
爲欲賴其說事之贓賄耶妾父倚重則帑藏金輕
併贓私律亦輕而謂臣索擬求脱歟一桂明知二
臣學節玷箴明知臣疏辭嚴義正又動輒以假書
籍臣凡論事一事自爲一事凡論人一人自爲一
人耳今事事假書人人假書然則假書乃繼芳等
護身符耶由今想之爲此書者毋乃繼芳私人以
苦肉之計行要挾之謀私黨自爲發覺今當事避
嫌掣肘耶往事已矣今猶藉爲口實倘繼芳等以

後作奸作慝罪不止此人亦盡將畏假書懸坐崇
不出聲耶一桂借王圖爲陷阱傾害正人君子無
足怪也至以王圖名目爲小人藏身避罪之地可
怪也　國家弊孔畏禍者不敢言無黨者不肯言
兩衙門職掌幾爲向來鷹犬輩壞盡故言路日輕
今日之發覺正所以重言路而背公植黨之徒相
結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纔一摘發而
羣黨蔽護不遺餘力然則他官私弊科道叅論科
道私弊竟無人得叅論者耶一桂防口杜舌欲何
爲耶一桂疏云長安中大者可誅臣觀一桂所爲

正枉可誅之列矣年來一桂私黨併力合謀搜尋
臣短已非一日臣有何私弊耶如弟以吳仕仁清
理溝渠等語爲臣罪案臣順受之至于昔年所上
秦聚奎書臣豈預知有今日耶居鄉清正臣硜硜
所弗爲豈亦如一桂一身千瘡百孔更僕難數耶
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況
君父之前辯論有體一桂恣睢暴戾理不勝而盛氣
辭不勝而惡言其加臣語皆妬婦反脣所不道訟
師喋口所不談噴血唾穢張牙使勢肆侮
殿陛之下冀以辱臣不知無其實者人與之名不受

異趕李桂不知起只有一　天威自蹈無君之律耳
朋稱國狗爽噬葬虛騰山想從來小人不如一桂
慣噬慣騰天下惟身存忠者乃能擔爲本根遲與
一桂之謂也于桂又指爲　朝廷論人者爲嚙人
然則白簡從事皆嚙人乎今亡桂又脊人迹吠嚙
臣矣記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孟子曰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臣不敢一桂如兒女子
爭論口舌只以居官大藎往聖格言責之如此伏
乞
陛下早賜命允卿速勘繼芳辛臣罪狀虛實併

勅下桂稍斂禮義廉恥自反毋以威福害怒自恣庶幾豺狼豕息即風霜氣肅言路從此重名節從此敦且令黨奸餙非之徒有所警惕異日再有欺弊不敢倚勢朋比妄意蒙蔽

聖聽矣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朱一桂爲司臣計事穢潑辯僉支離仰祈
聖斷以別是非事職非疏參工部主事沈正宗傾險猾狂非不知正宗撒潑必然信口反噬然而不避者採通　國之公論摅人心之公憤言中其情實毫無粧點乃正宗不捫心自愧而噬職者果至矣正宗之加職者不足爲職辱提職者不足爲職汚貪險二字職不屑與辯職始終但以代人噬之一語爲正宗詰焉夫使正宗所衒者而非鄭繼芳與王紹徽其言實耶職且多其覺發之功其言

虛耶職亦付之應辯之人而誰其喜爲喋喋者惟
正宗藉設訛合算既快心王紹徽之去復側目鄭
繼芳之留陰擠陽擊齮齕不休職故誅心而與衆
共證之職誅心之論既明則正宗假公之說自破
矣正宗謂職等爲鄭繼芳認濫估爲王紹徽認居
間不知一則未發之銀一則應給之價其事可暴
其心可剖職卽爲二臣直認可必其無營橐染指
之事正宗必欲加以莫須坐以竊鈇此如訟師添
揑塑構之詞險孰甚焉正宗之爲此也自以洩憤
且不可刻爲他人報仇乎正宗惟盡襲四維故至

此正宗而亦知以四維責人也請自良心一點勿欺始正宗又謂職以假書箝彼不知先日之爲假書造根者誰乎今日之爲假書結局者誰乎謂往事已矣今尚藉爲口實不知挑假書之釁者又誰乎正宗先諱假書爲私已經繼芳點破今又變爲繼芳私人苦肉之計何其亟亟爲假書卸罪也桃李之護藤蘿之倚此其眞情已自畢露不待職言闡發矣又謂倘繼芳以後作奸犯慝罪不止此人亦盡畏假書懸坐噤不發聲夫使繼芳果犯奸慝豈不當論論之者必非假書個中之人而後可正

宗首證泰聚奎人巳知其自觜于泰久矣今日明
明代人出力可謂非假書之原誅乎正宗謂職借
王圖爲陷穽傾害正人君子職不知王圖爲正人
君子乎擁戴王圖者爲正人君子乎或此外別有
正人君子職何曾以一言傾之且凡傾害正人者
或逢迎當路或依傍權門或奔趨捷徑皆冀所憑
藉爲盤據之地故先代爲掃除職不逢當路之旨
不依權門之焰不趨捷徑之途直言招尤旣巳一
官之不惜又爲誰而傾誰借誰而穽誰耶若乃爲
王圖羽翼借害正人者實自有人托王圖門戶藏

身避罪者實自有人正宗或爲若輩自道耳正宗
謂衙門職掌幾爲向來鷹犬輩壞盡此不知所指
爲誰若職衙門別無職掌以議論爲職掌有秉公
持正主盟　國是者職等同聲和之不嫌爲朋比
有黨邪醜正樹幟私門者職等合詞攻之不名爲
排揑豈可謂常山之蛇擊首應尾如此正宗舍職
掌而別工窺瞷又假職掌而橫肆搏噬眞乃托城
之狐濡首而不顧其尾者矣正宗謂職私黨併力
合謀搜尋其短職獨行凉踽誰與爲黨臣何侃正
宗有意搜尋彼趙炎逐璮自見其短耳謂以吳仕

仁清溝渠等語爲彼罪案彼任受之夫吳任仁非不當攻但不應侵及閔宗德耳此猶其小者也溝渠一事正宗將欲以此炫風力乎夫行法自有次第去害須推什百假如告令一頒以一月再月爲期令民得自爲計而後懲其不遵者夫誰抗之職見其自率狡役數十人升人之屋飄磚擲瓦勢如抄扎一何悍得之甚也又如蓬舍之浮單者折之溝瀆之見塞者通之可矣其他久遠滄海且變爲桑田何論水溝水溝非天造非地設當時亦或乘其空處順流而導遂成坑坎今擲比之居半係丈

祖所傳或一屋而連簷三四重從中挖斷一處而
比隣數十家槩行拆毀此覆巢破卵之慘不有人
禍即有天刑矣臣聞都民之謠曰水災猶可乍盜
仍乍消此番一動伐屋破垣何止千萬家其害乃
甚于洪水矣夫被災之後百姓方以大賚之郵望
皇上而正宗反以殘害民居
萬壽之辰職等方聚百姓之歡心以祝
皇上而正宗反以歛民怨夫至盜
皇上之法結居民之怨遺百姓之殃標自巳之名有
人心者豈忍為此以此炫風力奈何不為殺人媚

人之事正宗謂職千憯百孔更僕難數職居鄉有鄉評居官有官守具有公論不似正宗輩蒙穢滋垢之身反向人揚清撇自正宗之爲此言職知又必有嗾之者請卽誦言于　朝而職一一質對焉正宗很職惡言相加正宗亦自反乎韓盧之遇嗾呼呼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正宗今日酷似之誠惡其名盍若亟圖反正不若其實之爲愈也

望

皇上勑職以禮義廉耻自反職傾險不似正宗猖狂不似正宗反坊決然無狹謂職以威福喜怒自恣

此則惟辟之柄詎可容易加人正宗言之不道如
此比于責人以
君前臣名之義何如職前疏已盡今不復爲杜撰姑
順其語次一一剖析之職亦望正宗試觀從前殿
撤不論善搏善噬一濡足權門便終身不齒所關
大節比於濫估居間者相去何如可自忘其穢而
但以穢口噴人哉正宗亡賴職卽責以大義惕以
公論亦恬不知省惟
皇上一賜斧斷斥其狂妄則奸黨自息而煩言可杜
矣職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月初三日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揭八月十
八日拆長安街上科道住房侵占墻屋職書
聖旨牌一道萬曆三十六年工部右侍郎劉　具題
奉
聖旨是都城街道溝渠壅塞已極亟宜修理民居占
壓水溝更屬違法你部便查出盡行拆毀有勢豪
阻撓的都拏來重治仍禁皇墻都城下空地有故
犯者即行拿究街道官也着躬親巡行時常查理
不許怠玩餘依擬行欽此欽遵在卷今番水災皆
緣侵占未清蒙堂諭遵

旨行拆巳經出示另行　題知所有原奉
欽依謹錄于前躬載以往職不敢怠
工部虞衡司署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薰沐叩首
謹書奉行職之奉
聖旨牌以行也何故先是八月初九日職出示長安
街縉紳住房侵占者限房主于十日內自拆惟過
十日不拆職乃躬身巡拆是時尚未具　題未奉
新旨故秪奉三十六年
聖旨以往也本日拆至一掌科住房外墻正灰塵敷
目朱掌科從中出見職奉

聖旨牌在馬上不敢仰視亦不敢徑登輿從賊焉矣
邊遊巡怒目而去此掌科所以恨職不知職豈有
意辱掌科掌科自迴避
聖旨耳今掌科謂職率役升屋勢如抄扎正爲此處
夫
聖旨有勢豪阻撓的都察來重治今示而不拆將聽
之乎職奉
旨巡拆何謂抄扎蜂悍亂擲磚瓦公道世間惟磚瓦
貴人頭上不會饒緣何朱掌科出來得保無恙乎
且

聖旨云民居占壓水溝更屬違法你部便查出盡行拆毀今乃云滄海且變為桑田何論水溝朱掌科自恃掌科之勢便敢非毀

聖旨乎况彼黍離之周室所以顛覆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十月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滄海桑田古今感慨廢興無定之說今 國家建都北平

成祖皇帝創業垂統為聖子神孫億萬年不拔之基今掌科欲京師一旦至此意欲何為桀莽之流未聞對 君有是語彼朱掌科始故隶而出之須至揭者

辛亥十月初七日

工部巡視街道廳事主事沈正宗十月初五日告示為查處阻撓事照得本廳奉
旨拆毀侵占以拯水患且又許自拆免罪又許不塡溝不壓溝不騎溝者免拆本廳處此可謂至寬見今各處拆毀房屋俱握出舊砌官溝可驗那有一處係不應拆而拆者乎緣何爾云阻撓未拆勢豪陰附權要衙門朋比要挾抗拒
明旨挺延爲惑甚至有已拆之處重復搭蓋者是何道理彼權要衙門但知有自已威勢不知有
聖旨本廳做　朝廷官但知有

聖旨不知有權要衙門若本廳果是怕權要欺君賣
法之人則八月中行法之始决不先從長安街上
衕道侵占住房拆起矣本廳前示已悉所謂官可
不做而
明旨必不可不遵者是也本廳雖是署印然一日未
經交代一日欽奉盡力清查之
旨在身何敢毫有怠縱除本廳于本月初二日業已
奏明仍照舊督率兵馬早晚踏勘應拆毀者拆毀應
參處者參處外仍恐爾等愚民不知
君臣道理爲依靠權要便可把　朝廷明旨不理因

而嘗試　國法自罹三尺則自今以後案處罪犯
必比前更多豈不椎要衙門誤爾等而爾等自誤
乎本廳今日不言臨期執法不赦是罔民也本廳
又弗忍為此特示已應侵占溝渠阻撓未拆戸人
知悉示後本廳踏勘查有不拆者照前行事比前
多枷號一箇月决不輕縱須至告示者
辛亥十月初七日

浙江巡按鄭繼芳部臣搜及舊差估計旣閱錢糧
不得不據疏辨明以求虛實事臣自因病乞休杜
門醫藥無效時且抱性命之憂矣偶于九月十一
日閱邸報見工部主事沈正宗一疏敬循職掌發
明修理明盔甲稽遲緣由以祈
聖鑒事中間謂三十五六等年在修理明盔甲四十
頂副至今稽遲者坐臣以當日估計之多所致夫
臣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始蒙都察院劄委
臣以巡視廠庫之役此時尚有科臣何士晉同差
不意以年終奏繳辭差竟堅意不出于臣一切只

得竭蹶從事雖其間極力條陳釐剔皆臣職分宜然何敢言勞然亦每慮及估計一節大約躊躇又以爲此皆部臣經手事也原係會同估計而非創爲重輕其專責原在部臣開載歷年多寡并加應減與巡視之臣再三酌而定之故臣前疏會曰部臣曰增臣亦曰增部臣曰減臣亦曰減業已慮其終而謹其始矣至于三十七年正月望後始因盔甲廠收軍器并有所謂明盔甲之估計當日有部臣所開修造緣由亦與之再三酌議而定之者其總計臣數臣今能一一識記爲其原冊在本衙門

收貯勢不能一時稽查也今止據正宗之疏曰應
修理之明盔甲四千頂副工價錢糧始估計五萬
兩總題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　題後又減至
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兩零最後又除補造除匠
工實價物料四千二百二十五兩夫多寡識記相
懸矣然未經　題則不謂估定之價可也後科臣
旣以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兩　題遞減若其遞
減必有所據見卽非漫然曰除補造除匠工已也
總之應估則酌而估之應題則酌而　題之應減
則酌而減之廵視無常期一季一換前後皆以事

推諉操成心且今據正宗罪該管之手總混開者不曰一年而曰數年不曰量修拆修而又創爲全壞補造之說亦卽是當日混開以欺蔽臣者又況逐項細開明盔四千頂明甲四千副臂手皮套各若干則皆當日覬覦之弊竇臣猶記在庫時參奸商陳賢之盜鉛內偶及部臣楊楷次日查的不難一疏爲楷照白其原疏曰臣前疏指其不卽收亦又卽發覺者誤以指爲應收之官也幾乎誣矣臣不忍也罪當在臣夫臣監察乎人也以三月更替之巡視而欲以會同部臣所未　題之估價爲臣

之罪案即使臣當日有受欺處如部臣所疏該營
之朦朧詐冒臣亦不難任過果此五萬之價估而
即　題之而即給則其間罪誠有不可解者又使
後之具　題者竟如臣之所估而餘糧陸續領出
則按法亦止追原犯罪部臣而臣不過失乎覺察
已耳令其遞減者至今尚未給發則修理之遲悞
在後來受事之諸臣于臣何與而顧强借而坐之
是今日之查叅在正宗可已乎不可已乎其餘糧
冒濫之數果實乎不實乎夫職掌其亦未深講矣
科道而曰巡視不過監視其受事者耳即如按臣

巡歷一方其各地方畢竟在守土之官若一經批
允或批駁將遂終無乎反與歸乎無是理也故監
視廠庫一年凡四更替而出入多寡修理遲速總
屬部臣之事今既欲委過于巡視之科道而又欲
請
天語叮嚀查檢見在之科道則倒置矣至以三年後
之部臣而且查參三年以前之道臣則搜括矣亂
法壞紀莫此為甚而反謂臣為欺
祖制將誰欺乎即使錢糧互相覺察亦必已然之弊
夫非未定之說也況三十六年修理而臣之會估

至于三十七年正月則前此後此者又誰稽遲耶噫亦大謬子所恃矣臣止就事論事其虛實不待深辨而自辨至于期謀構難疏見在
御前而彼之座主門生從來夤緣相成同惡相濟負嵎而思顧異已久爲一網之計即今金誣及舊科臣王紹徽而本謀畢露矣公論在天下臣亦付之天下而已獨慨年來黨與成于下人之抱公忿而不敢深言臣念尾秩原以指使豈其竟同于傀儡豸繡本爲觸邪最耻爲人之鷹犬臣今亦屢犯其鋒矣自分不免于毒螫然而臣之職也奉職遵說

有何恨焉仰惟

聖明垂鑒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十月十二日

戸科給事中徐紹吉爲時事叢脞多端用舎關係
最急懇乞
聖明速賜　乾斷以圖治安事臣觀當今　國家之
大勢壅蔽已成空虛已極法紀日就陵夷人心日
趨技武内蠹外釁醞釀不勝縷指矣迺時政之最
急者無如用舎兩端夫兩端者一謂考選候
肯之臺省一謂被論未去之諸臣也當用不用則仁
賢攸伏無以開衆正之途當舎不舍則讒佞成風
無以杜群枉之竇以匪直關于人才之通塞實
朝廷治亂之大機也職敢避煩聒不爲

皇上一申懲乎考選擬授科道八十餘員有先咨而
後選者有改授而續取者通計為七年未結之局
矣當其徵　召被遴簡豈不稱藹藹吉士振鷺充
庭胡使其困抑京邸漫無事事行取　逮下之初
念不幾背與今六科侍從僅十餘員五科之印既
扃兵科之門且閉無論封駁糾彈直廬巡視已不
自給即導　駕常儀必借人以充數　大廷廣衆
之士其何以觀也各省按差一年一代
祖宗之法長有深意今報滿多逾三年內者無出外
者不入故循考課若薦劾也以後時貪暴橫行挙

露章之尚早察吏安民法且委頓而封埸勘功實
興拔士種種痲情均切政體可令虛而無人乎有
官而自扼其用有士而自任其聰百弊繁滋四聰
塗塞耳目風紀之地豈宜屑越乃爾耶職所謂當
用不用蓋莫急于此也被論大臣自李廷機而後
幾若而人矣或棲遲于古廟或趣趹于 國門有
本意求去而必希 綸綍以爲名有肅心轉劇而
且持鷸蚌以觀變第公論弗與物望已輕靦顏復
出奈何展眉就如 蚤賜之玦猶能存難進易退
之義而保全晚節于萬一乎卽以趙世卿之不去

人誰不嗤其頑鈍及其畱滯郊埛狼狽就道又似
謂
皇上衰薄于恩禮矣夫君臣之閒相視邈然誠爲兩
傷倘其先得
旨而去何至事後之人遂借爲口實以淆亂 國是
也至若軍政拾遺之復疏該部屢推久未奉
旨人皆知爲王之楨交結近侍盤據爲奸並拾遺大
僚一槩寢閣彼其極惡窮兇不過少緩顯戮乃開
縉紳中或亦有由此衍徑者壅蔽之害果至于此
將來成何世界耶職所謂當舍不舍又莫急于此

也且夫需者事之賊也遲者疑之因也人情非危
塞之久則其揣摩必不深世道非偏陂之極則其
衡決必不大自用會不斷長安擬議亦嘖嘖矣有
云年來言路紛紛人心疑忌必以枚卜先定而後考
選可冀下者有云自京察後時局已破人方驅除
一時持論之士以懸徙木之信而冀忠讜之心又
誰樂于臺省之　速下者總是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然衆實有口焉能防之則遲疑
而揣摩之說也臣竊以為枚卜考選何須犄角用
人納言本自相成使必調停在彼摧折在此積感

詹之漸而工一網之謀斯策之最下者況汪汪
聖度亦豈真有厭薄言官之心而因致人有不可解
之惑哉乃臣更有慨于此中者往昔大臣被論愛
惜名節之意多故一疏再疏得
旨而去其予奪咸歸于
聖心近時大臣被論彌縫報復之念重故深根固蔕
不勝不休其掩速似裁于自已萬曆初年侃侃多
敢諫之臣雖常立斥于仗馬而隨蒙
賜玦之召乙未以後錚錚如晨星之路卻又陰銷于
鰲食而益阻其向用之門嗟嗟大臣而志在報復

也言路而望見消磨也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
治可得乎臣所謂治亂之大機以此伏望
皇上即下考選之命以廣忠益即放被論之臣以遏
厲階將見用舍肅清百僚師濟靡墜悉振萌蘗潛
消久安長治之慶端在此一舉矣臣愚欵欵誠不
識忌諱倘蒙
聖明採納臣愚幸甚世道幸甚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十七日

江西道監察御史吉人爲大奸次第拔去遺奸覬
望未行狂瞽觸辯大干臣紀懇乞
聖明亟斥以杜亂本事臣聞自古帝王莫不以去奸
邪爲急務良以羣奸互比則　國亂卽一奸尚存
則養亂故聖王必不恡雷霆之威致以餘孽遺患
憂誠慮之也邇來元惡大憝爲　朝政巨蠹者無
如李廷機之剛頑王之禎之跋扈及太僕寺少卿
徐兆魁之邪佞兆魁無李廷機之位無王之禎之
權其機械譎詐毒害正類實駕出二人之上又巧
結二人之間故識者之憂兆魁不減于憂李廷機

王之禎也幸

社稷有福天啓

聖聰于李廷機聽其去矣于王之禎允其去矣一時

人心暢快以爲世道之重朗而

皇路之漸淸獨徐兆魁屢經彈射沾戀不退反噬言

官轉行恣肆將來亂萌未巳臣又安得覩其狂逞

混淆而不爲請劍于

陛下之前哉蓋兆魁生平行徑穢惡多端被臺臣錢

春王時熙省臣李成名等描寫逼眞至譏邪二字

尤酷肖其本像乃兆魁陰屈服而陽轉辯居其實

尤欲諱其名獨不思自相臣王錫爵沈一貫而下孰非兆魁所黨附至受奸相之意旨假條陳以害督餉的是實事此其歷走權門甘效鷹犬可不謂讒邪乎如沈一貫李廷機之奸輩忠臣義士所拊心疾首而排擊者也兆魁先年疏內且力為二人出脫沈一貫李廷機為奸邪否乎代為出脫者是奸邪之黨否乎兆魁動以攻淮撫一事為茲施誠想兆魁果首發難乎果獨力乎果無所揣摩無所幇靠而公發憤乎清夜思之良心難泯宜媿汗浹背矣且論人之與律已原不相蒙攻邪之與為邪

豈容相掩當操牘執簡之會彼有大貪大奸我固不得而恕及虧名喪節之日自爲大貪大奸人亦安得而恕故兆魁之斜李三才惟三才之當日其他不論也今日之斜兆魁亦惟兆魁之今日其他不論也若謂今日之斜兆魁者爲三才也則兆魁之斜三才者又爲誰也三才無可出之理兆魁知之人人皆知之兆魁無可留之理人人知之兆魁獨不知之豈其因奸生喑因喑成迷若此哉至其辯李邦華一揭東挑西激鄭招號以求援左支右吾悉搪攔而曲巷素所攻擊不遺餘力者且曰亟

望其出登昔爲妬才今爲憐才歟素所抵拒不稍
寬假者且曰倘可相容登昔爲褊衷今爲和衷歟
不過停奮臂之鬪姑爲搖尾之怜假俛首之詞聊
作藏身之計惡獸之欲攫潛其形梟鳥之將鳴歛
其喙兆魁之不可測類如此也中間最狂肆者公
然以正人自寓以禍國推人不知正人者知義命
而安焉如兆魁自供爲戀位登一辭勇退之操可
稱正人乎否禍國者舉善類而空之如王吉預洩
其排賢實一網打盡之舉所云禍國者誰乃求救
于江右之同年設使鄒濾水等在事必將唾其面

而不收又竄入于關中之黨與明見王紹徽在
朝爲同其惡以相濟總之兆魁趨附多年雖彌縫
而愈露瘡痍徧體縱洗盡以難完空舌掉而如簧
豈能轉邪而作正即足多而累百豈能扶去而成
留搶辯一番徒招指佞之誚遲去一日秖叢射隼
之孤吹吹于身隱之文嘖嘖于口騰之說被面甲
而尭抵昧心靈而强談何益之有吾爲兆魁羞且
爲兆魁惜也況李廷機王之禎今安在哉三穴而
去亞窟縱狡譎以安藏犄角而褻其兩雖殿軍而
宜遯兆魁即欲以忍濡爲觀望詎能乎

陛下諭示部臣有被論諸臣分別去留之
旨如徐兆魁及臣前所參論黃國鼎皆窮兇之極聞
國鼎初被參時亦迫于公論而欲去因兆魁力挽
其行遂遲疑中止兩人朝謀夕畫不知意欲何爲
此兩人者皆有機鋒有羽翼難于輕犯乃臣忠義
所激終不敢含糊狼狽而問狐狸故披瀝悉陳靡所
退避伏望
陛下將勅部臣分別之時將此首惡先行罷斥庶陰
翳盡消而復覩清明之世界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廿一日

山東道御史李邦華爲邪臣辯窮情見謹再剖晰以定罪案事臣惟天下世道人心所大可慮者莫如邪之害正故欲維　國脉先培正氣欲伸正氣先剖岐路乃有邪正久淆一疏由舊相申時行以迨太僕寺卿徐兆魁敘其相承之脉與天下共見共聞使有心世道者望斗極而乘槎驟康莊以遵路夫豈不知兆魁四面受敵百鏃攢膚何必拾論列之全又豈不知兆魁利口如簧毒心似虺何輕攖蜂蠆之螫要以一段公論必不可不留于天地間故不憚諄諄兆魁試心口自語不爲四明入幕

乎不赴荒廟促膝乎緹帥之門不投謁納欵乎節節皆眞臣言豈枉光魁生平誰詆道學乎誰搶山林乎誰攻書朝紳錐鑿不動乎疏疏見證臣言豈但影響據兆魁揭稱宇宙廣矣非父母兄弟之讐何路不可相貸即語議論之忤何嫌不可相捐倘可相容未可以汚衊爲陷穽其情如迫其詞殊哀臣雖秉剛腸以疾邪不覺睹夫路而生憐儘欲付之不較顧就中陽爲遜詞陰伏深機有不容不一點破者如曰東林賢者之宜出職所極望亦已達其初心乃又曰李三才出亦有日詆臣喜事必將

非密示離若就若避半吞半吐兆魁之心良苦而計彌促矣臣非不知蕩蕩堯朝四凶未殄何物兆魁足累

聖世但邪正賢奸之關世道剝復之介人心迷悟之機畢積于此故不得不再爲剖白嗟嗟兆魁自被人言辯疏辯揭已踰七八舌焰騰而彌毒齒鋒利而頻嚙必欲于光天霽日之下施浪翻海倒之手恐今日衆正盈廷不似曩者之狎主齊盟全受指攜挑激之術雖巧青白之眼難欺亦既勞止訖可力休矣夫況一貫之初被論李廷機之如裂麻顧

天埈之辨文湯賓尹之京察當時亦曷嘗不咨言者之非處者之過至于今爲邪爲正意復何如臣既佐于兆魁何獨嫌其碍服乃邪脉相傳原自如此僅存此段議論以俟處分兆魁雖僅以揭帖私相角勝然臣念此一大公案上關已往下關將來故必諭言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將臣疏并下部議以服兆魁之心以結邪類之案庶正氣培而 國脉與天無極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十一月廿四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爲孤臣病困已極一刻
堪茲不得已稍移近畿地方候
旨並懇
天恩即允放歸以全　恩遇事臣自辭　闕出城已
經八箇月矣初意移居城外或可少理藥餌不謂
秋初大雨如注屋宇傾圮臣棲息破屋之下常虞
覆壓入冬以來暴風時作搖撼屋柱軋軋有聲臣
晝夜驚惶病益加重扶服數步便欲暈倒自料病
勢若此決難望瘳惟有別遷靜僻之處細檢方書
遠避囂兢庶幾有回生之望耳茲不得已稍移近

畿地方居住恭候　恩放倘蒙
皇上憐念蟻命卽刻　允歸俾得早脫樊籠永辭簪
紱長林豐草之間或者沉疴少蘇生機漸復是
皇上放臣乃所以生臣而臣去實榮于臣當生生世
世敢忘環草之報勢窮情迫冒瀆　宸嚴瞻望
天顏徒有涕零伏惟
聖明矜察臣臨疏不任懇切籲禱之至
辛亥十二月初四日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陞陜西寧夏兵備副使喬應
甲爲親老病眞萬難赴任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以便調理事臣再起入京
六上章　請告而不蒙　票發得非以　廷臣遜
來爭臣與科臣王紹徽外轉而不便于遠下耶又
得非以臣同轉者有下有不下而異同爲嫌耶葛
臣二親在堂久圖迎養外轉原係夙心即以年來
爭裁論臣自乙巳京察以至辛亥六年之內同道
視事止得九月九月之內胥三差長安自有口碑
叅兩貪縉紳自有公論臣職無愧臣心無他其外

轉何嫌臣所恭者皆中外未有之貪卽善趨附如

丁元薦輩多方搜索僅僅從性氣中𢖍刺數語而

終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則正人君子爲臣諜者尚

多也其外轉又何嫌孫太宰正氣人也其面語書

詞爲臣知巳勿論卽近疏謂臣與王紹徽之轉朕

金衣紫貴列方面不當爲臣稱屈始終知臣原非

難臣之末路者其外轉又何嫌況寧夏善地前輩

可數見今崔撫院爲臣舊公祖又一時奇遴臣感

皇上之　恩國士之遇自信家計煩溫名節自勵于

地方何所需求臣又五十無子性甘澹泊于單士

能同辛苦何疑何慮至再至三而七懇
天恩不一而足耶但臣二親之年俱七十已上而病
勢危急有萬萬不能赴任可爲
皇上明言之者臣外轉根因緣吏部摘叅七人瓦叅
臣名奏
聖旨是知道了次日謝　恩上御路咫尺
天顏心口自語六年家食九月服官有何罪過逐臣
于外不覺神魂飛越第三拜一跌傷腿及骨病不
可愈迄今歲延醫問藥日事針灸滿擬傷骨百日
可愈庚幾報效邊廷乃今歲夏秋多雨沿途又中

暑濕奄奄病勢已成廢人即臣出　都門時不能
望闕領憑近日吏部劉崇文工部侯嘉采赴京過
臣鄉看臣僅于牀笫間一話別悰未曾送出門庭
一步可
召而問也伏願
皇上念寧夏邊道難于久曠
勅下吏部准臣致仕將所註原缺另行推補臣得弛
擔釋負長依二親膝下即當呻吟草野與田夫詠
歌太平同祝
聖壽于無窮矣

辛亥十二月初五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爲平空駕揑心迹易明謹將情理最易見者畧一剖白以質公論事須南臺周道長疏論沈正宗疏中引職姓名復東林一旬戶部主事賀烺既藉爲口實揑職授謀職叅有疏辯未幾復見沈正宗一疏其爲疑也大類捕風捉影其駕說也甚於覆雨翻雲至可駭亦至可哂大凡能授意人者必與其人情素親而跡甚密乃可周御史與職兩不識面人也不識面而能從三千里授意又令其必從職有此力量乎正宗可無疑也正宗鋒端非可易犯者其詆王詆鄭公論雖噴

嘖不平與職無干也何可不相忘也本欲相忘而狐疑猝起職何修而致也失言恐不在職也正宗可自反也正宗謂座主不能得之門生固矣職與周御史泛泛然登之人也視之座主門生之祿索又異矣力又能得乎正宗何不以諒其師者諒職也職生平無私交游亦無私德怨惟不善媚人亦不善受人媚十年臺俸量轉一小京堂既非躐等而陞有何靦顔而處告病亦仕途常事病則杜門愈則就列原非避事推委陞官乃

明主厚恩予不爲私受又不爲濫何云藉口脫罪辭

中識職面而知職之心者固有人不識面而諒職之心者亦未嘗無人曾見忠肝義膽之士有誰一人見外于職又曾見汗穢憸諞之徒有誰一人得深交于職自信無黨同伐異之形迹亦自信無偏護角勝之心賜至正宗所云死黨貨賕所云死力職皆不敢受職五嶺以外人也孤子之踪莫職爲甚曾有五嶺以外人而能樹一黨乎職死力無所用只有駑力綿力耳然自委質以來此力誓爲

國家用必不輕爲私交用

君親之外誰能復得之職貨賕乃欲妄代以訐人庸

將得乎　國家設臺省以糾劾官邪得風聞言事
遇事皆可言盡人皆當言昨周道長疏至見者無
不稱服銜嫌其遲賀娘乃突以授謀設局覬息繼
至之師謀則狡而計亦拙矣夫沈正宗部臣也言
多不顧便謬誇爲認眞爲國周道長臺臣也言乃
其責安得謂之結黨謀人即今臺省雖日寥寥頗
正氣何常不在其隱忍未發者未可盡謂與宗同
心或有待後發者又將釋疑由誰授意果若賀娘
正宗之意則臺省盡不當言惟掩耳以聽狂言之
淆亂乃可然于國是何補居官各有體涉世亦有

方孟氏三自反四知言之說最爲吾儒處己待人之善物惜正宗未高意廣不暇加察夫善待人者必不忽畧于仁禮與忠之求而善處己者必不含人有敝陷離窮之擬正宗許王許鄭榮巳萬語千言總不外濫估居間之話柄其辦木辨馬亦覺猜窮辭遁何必復弄株連蔓引之機關且一事而費詞至此亦巳足矣職本不欲多言顧不直不見姑托此以自明亦欲正宗試求之情理之易見者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猶不失和氣相如之避廉頗寇恂之避賈復避者得乎見避者得乎職分宜

謹避正宗毋謂前疏之一駁後可便影嚮終譬也須至謁帖者

辛亥十二月十八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爲言路不宜傍議人臣共冀
無嫌黨感事激衷直發就裏機關仰冀
聖明鑒察事臣竊惟是是非非自有公理當其混時
煩言淆亂莫知其辨迨其議論停息但當平心靜
觀以俟公論之自定乃忽於靜中生躁此非無故
之鳴也若工部主事沈正宗者臣始終惑之臣初
接邸報見正宗有敬循職掌一疏內參鄭繼芳王
紹徵因駭然曰此二臣者公論之所共惜也久已
息浮議矣正宗無故而發此大難之端果有意耶
果無意耶況繼芳紹徵二臣皆臣所素知不應狠

狠至是爾時臣卽欲具疏發明又念臣遠在南臺中間事體未能盡悉或者二臣之果有遺議亦未可知也而科臣馬從龍有疏矣朱一桂又有疏矣臣是以付之不言及接鄭繼芳辯疏事體了不相干有是哉正宗之無忌憚乎繼芳正方告病紹徽業已外補而忽生此一番議論彼且欲以奉承當事耶乃當事者之處分已過想亦厭聞若說矣彼且以愚天下耳目耶乃天下必自有公道又豈正宗所能淆亂哉殊爲無味且正宗非有言責者也當泰來奎言事得罪彼則揭私書以爲證方徐兆

魁諭及東林彼則出死力以相撥何爲是[illegible]

說者曰此非正宗意也葢徐縉芳之謀也正宗爲縉芳門人兩臣又縉芳所素扼者縉芳之鼠技已窮必借正宗以發端耳又非獨縉芳意也實于玉立之謀也玉立想京堂而熱中故趨炎而若赴常假清議之名傾秦人之所惡者以媚秦人而縉芳正爲玉立所用凡事皆聽其指使者也嗟嗟玉立一林下臣耳何自負之高而人亦何慕用之殺哉臣記初到南臺時南中議論清楚臺省調和不蹈時衆口俱推尊玉立不啻蓍蔡惟臣最庸愚名姓

不敢以相通然私心猶以不得托知大方爲歉乃兩年之間向之尊信玉立者各各敗夫是人以膽肝相托彼以機智相酬眞可畏也哉故臣嘗因是而論之士人出處自有大節身既隱矣謂宜韜光養晦以俟時而托跡山林遙制國是暗提線索明弄機關果東山乎抑終南乎此可爲于玉立嘆也待　命之臣如待字之女養其力以有爲養其辨以有待乃爲貞靜而處處呈身事事牽肘奚效一鳴輒呼五鬼此可爲徐縉芳嘆也人臣服官自有當官之職身任水衡指

聖旨牌遞行於長安溝洫之間亦足明得意矣而借
事發端明攻暗激嗾人指示甘爲代逐此可爲沈
正宗嘆也然而此輩得以陰連暗結者總之由
皇上不肯留意于天下事爾倘
皇上秉此陽德方亨君子道長之時急舉枚卜之典
金甌覆名使天下曉然知
聖意之有專屬則擁戴私人之黨散矣急下考選之
命使言路充滿正論盈庭則出位言事之舌縮矣急
下　賜環之詔使野無遺賢俊傑在位則處士不
得盜虛聲矣至如王圖負衆人之疑既已移居出

坂矣蔴雲琴重自疑畏則必不安其位矣何不各
允其請令之早去而顧使濡滯長安以成此不結
之局哉伏惟
聖明省覽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二十日

擬授江西道御史徐緝芳揭為曰接邸報見南京周御史為鄭王攻沈虞部而株連及職益以職有師生之誼疑職與聞也噫世誰無師生者乎門生建白盡出座主之謀乎夫人各有心情難相强父兄不能得之子弟鄉試房考能得之門生哉以水衡之吏言水衡金錢至與百足之臺省力爭又不反顧而觸其所甚諱此其人豈漫無確見而待人指使耶文致若此斯已奇矣又突而扯林下之于比部機關從何處指授殆不可解暴者攻顧光祿猶藉三書為題也今無故移攻于比部誣職聽其

指使夫當光祿被詆之時一唱羣和有毀之者有巧譖之者職豈不知言出禍隨而顧以尺牘當汹湧之衆然職所以不計毀譽而冒然爲之者義激于衷無所顧慮也豈數千里外山中人能使職以孤子之踪排衆議而犯矢石乎自此一書而外毫無短長而眉職者忽捏私書以相餽忽造綽號以相加忽以爲叛眞定叛山東忽以爲王掌院私人爲王給諫報復今又變其說謂爲于比部指使多方羅織不遺餘力人扼職乎職扼人乎職前後疏揭具在皆逼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辯人牽扯職乎

職牽扯人乎且比部出九死一生之餘棲息林間驚魂未定而繒繳遝集身之不免安能傾人周御史疏中云凡尊信比部者各各敗去則其力之不足庇所知也明甚又安能為秦傾其所惡耶嗟嗟當秦之盛也今日借秦以攻其黨明日借秦以攻其黨紛紛奏牘攘臂爭先甚至執筆扎掌記之役恬不知怪而諸臣無求多焉今日欲驅鋤善類而黨庇私交動則借攻秦以自脫而陰以自結于後來之人更借媚秦以為名而排陷天下異已之士此何啻朝趨市而暮掉臂者乎世道人心至此良

可浩歎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辛亥十二月廿四日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烺爲　國是愈淆邪訹日熾
謹直發羣奸積誹以維公論事臣惟　國家求言
之途雖廣而專其責于言官以言官所言必謹隨
天下之公論也自言官誹是非于愛憎同異之口
則每每畔公論而去之而又且借言路以爲搏擊
擁蔽之用使公論遂詘而不勝此甚非
社稷之福矣臣昨接邸報見南京湖廣道御史周達
爲言路不宜旁囂一疏大意罪沈正宗之參鄭繼
芳王紹徽而中間議論牽涉大是可駭夫自古及
今未有人臣營職奉公剔奸釐弊反用爲罪案者

也天下爲容容者易爲侃侃者難視公家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易犯衆怒排私情不顧一身以抹當世之弊者難正宗爲　朝廷核經費爲衙門淸夙蠹職守所在勇于任怨而周達且謂之無忌憚則人臣必冒破錢糧身叢奸弊者然後可謂之有忌憚乎鄭繼芳辯疏詞已窮矣周達須代爲之云事體了不相涉王紹徽旣爲時論所惜其他姑不暇論卽就臣部言之其巡視銀庫與督巡青到任之初商人歛送銀叁百兩約定藍發往年商價每銀千兩孝順銀伍拾兩逐月放商或二三次

貳四五次計本年發過商價銀貳拾玖萬捌千有
零實得孝順銀壹萬肆千餘兩商人徐世寧不可
質乎解官王佩如將京糧銀寄頓伊處已及半年
召銀匠陞大傾過成色既重作輕兌時被銀庫覺
出欲行參送極力求免乘其放商日期隨收隨放
將銀分俵各商無不人人痛恨壩上等黃士等商
不有口乎每下庫一次折飯銀拾貳兩計一月之
折飯銀柒拾餘兩下庫放商縱容家人跟隨到庫
同與皂人役需索商人一日家人乘醉爭銀在庫
門首厮打本科書辦勸解方止其長班書吏又展

向銀庫索錢無算以至王事李麐祥扼腕拊几誰不知之臣衙門中至今傳說人人鄙笑豈其白晝之攫暮夜之投盡是西山之薇也耶朱子常稱鄭息叔愛惜官錢云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今則雖有狠貪鼠竊者不惟不痛心而反篤好之擁護之又且恨人之指摘及之矣嗟嗟讀聖賢書受朝廷爵祿者應如是耶徐兆魁疏詆顧憲成意圖黨錮正宗嘆忠直之遭讒感憤塡胸一封扶正不致遂成白馬淸流之禍此其功在世道而周達似又偏恨其持論之公使黨錮之謀不遂而悵惘

繇巳者至于追遡淵源牽扯座主之徐縉芳巳
可哂横發戈矛波及里居之于玉立益爲不情射
隼之矢移在猿鶴入風之波猝起山林識者于此
有以窺周蓮立言之本意而嘆時事之日壞矣夫
玉立昔與郭正域共犯奸相沈一貫之鋒幾不保
其首領而去者也崑浙之黨未嘗須臾忘殺玉立
向以淸議大明故稍稍斂復而不敢動今孝甚互
煽含冥晝昏而向之積謀乃一旦思逞故突挿入
于沈正宗之内排玉立者排正域之漸排正域者
與復崑浙之漸明爲一實報復而甘爲錢夢皐之

續以終妖書之局葢達新從蜀來其謀深矣達但
知借誼無黨附之說以箝天下之口臣竊謂黨附
不在正宗惟達乃工爲黨附者然達之謀葢本于
徐兆魁而兆魁等之謀又本于史繼偕繼偕者直
接李廷機之脉者也故廷機四年不去直俟其大
拜以續一貫之傳繼偕憑依桑梓遂欲横蹲揆地
而身在南都提掇未便念惟徐兆魁鷙悍剛很可
以得其死力遂深相結托此呼彼應暗中運籌多
方播弄兆魁故素憎林下之士計惟題玉爲石指
蘭爲艾以抹殺其生平人品而又恐羣情不服則

惟有以終南三字爲坑谷以逢制　國是一語尤
綱羅假手周達而發端于玉立使之發蕙笑機動
鷗飛正域入林之深然後繼借鼎鉉之地無阻黃
扉之路方穩他日敘當先搏擊之功則首周達敘
發縱指示之功則先兆魁而繼芳始終藉繼借之
奧援無恙哉分明植黨營私而反懸坐人以黨附
譏則信之先是兩月前長安藉藉爲兆魁設意南
都攻正宗矣及本月初旬又聞傳南疏至矣又逗
遛旬日而疏始上參酌商量指使籌畫機竅洞然
總由繼借慄心勃發故殺機遂動即達疏未

聖意專有所屬之語固已露出勸進之隱衷矣弟繼
借貪鄙混濁其骨察南都以胡嘉棟添註吏部且
棄經年例外推而猶以察事處之臣爲諸生時已
聞其艮田捌百雙金榜之誣近其子史丑舍聚亡下
命于人每遇海船到岸便執兵器劫掠聲言欲爲
謀大拜之用近搶蔡姓商人銀捌千兩珠寶滿船
以至傷及同郡鄉紳之弟　都下傳聞人人咋舌
但繼借年來猶暗地藏身而今且顯然㗖人出乎
豈其與奚之地機關已就　朝宁之間羽翼已成
故不惜此一矢以定大事耶不然周達亦豈肯爲

撫故之鳴也嗟嗟御史爲　國家持公論者反游
涛議以助私交必欲使慷慨任事之臣化爲繞指
而直言危行之士永斷
召還之路而後已幾何不以人國僥倖也哉昔孫叔
敖對楚莊王曰國之有是非衆之所惡也臣非言
官也臣而言亦旁罪也然本心不可昧終不敢謂
王紹徽鄭繼芳之侵冐爲是而沈正宗之啓爲
非又不敢謂得罪權貴棲遲林壑之人可以昇白
簡而收鷸蚌頁布鷹犬之可以黨錮空善類也輒
敢不避出位之誅一抒正之乞

皇上大奮乾斷剖別忠邪使言官常依公論而毋令
希榮獵進者輕言黨錮厥 國運與士氣而俱泰
世道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廿五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為濫估居間之罪久定
護黨聚訟之風又作謹再剖明仰祈
乾斷事臣于八月中因署司事疏論鄭繼芳王紹徽
也維時代辯有人不能曲諱至十月內繼芳辯疏
至終無以自解不過委之營將之欺蔽若紹徽則
至今不能置一喙總之濫估居間二事贓眞罪當
心口且難自語而天下其孰能挽之不謂熙突有
南京御史周達之敢于變亂黑白也達疏內將濫
估居間等語絕不沾及一字秪欲力為二臣出脫
然又謂一覩臣疏即意二臣不應狠狠至是則達

原明知濫估居間之極狠狠矣故必繼芳果不虛
估納賄然後可令明盔甲錢糧八年止該壹萬叁
千伍百陸拾柒兩零而五年便估伍萬濫乎不濫
乎即繼芳委卸該管甘心與千總爲伍乃臣查兩
廠商匠關領別項錢糧並不見債負逼迫獨領前
銀私債急如星火臣爲請給堂示又各給一護身
批并移文東廠錦衣衛免理債訟不審各債何以
應干明盔甲錢糧項下扣還乎當初料估伍萬將
商匠何以揭債如許乎出息稱貸先作估本計工
受值衹克償債資乎內官者空費輸之怨視者不

還迄今債主與商匠見在不可問乎則達謂繼芳
果狠狽否乎又必紹徽果不爲妾父居間受賄然
後可乃向者于秉忠領銀破冒誰爲關說乎陳揚
許岩秉忠于東廠所索何物乎紹徽不認陳揚爲
妾父乎達能消滅陳揚東廠狀詞乎因妾以牽妾
父因牽情以至牽利紹徽一身其餘幾乎則達謂
紹徽果狠狽否乎臣止知濫估應參居間應參是
臣職掌而已達謂爲無味達之意必欲　朝廷錢
糧年年進債人人過付一遇　國家工作束手無
措達然後快于心然後爲有味乎而且謂臣無言

責然則天下事當聽有言責者作奸營利壞法亂
紀又且箝人之口不許人發其弊乎達誠思之
朝廷數萬金錢應稽核否明甲等錢糧非工部錢
糧否臣在工言工非職掌否事干　朝廷錢糧
國家法紀而臣奉公守法據實陳言果可牽扯座
主門生無端混鬧否而必欲禁臣之言以庇其同
黨亦可異矣乃以臣前日之駁徐兆魁援東林爲
臣根究攻于玉立以媚兆魁夫當沈一貫構禍妖
書之時必欲殺郭正域于玉立而後快當時虐焰
毒機至今談之道路猶爲寒慄義士無不酸痛今

賜環無期況冤未雪而恐歸弓再向豈一貫之欲猶未厭康丕揚等之謀猶未遂與達明爲兆魁死黨又將誰欺乎黨兆魁故濫估居間之徒猶將致借乎時論黨兆魁故忠肝義膽之士必欲盡羅乎一網以三十年三點之郎署翻詆爲熱中彼靦顏躐躐之京堂相倚爲聲勢與乎已者雖片語不合而必擠同乎已者雖衆汚所歸而必收噫功罪終須有定奸務何能自口告病陞遷決非藉口脫罪之地黨同伐異安得駕言無故之鳴

令甲昭然詎謂臺省作慝便不在諸人直言之例公

案見在豈是南北嚮應便可張言官偏護之威挾
事發奸尚欲懸坐以授意一唱衆和寧非聚訟之
陰謀肺肝立見線索誰操想
聖明鑒燭定無遁情臣何容鎖鎖屢　瀆唯是臣忝
論二臣之後言者三告其詞迭變總之皆由
皇上不斷故人思赦罪飾非而情狀愈不可測竊念
臣言非鑿空二事非影響
皇上何不　勅下九卿確勘虛實如二事虛臣誠無
所逃罪不然則二臣與偏護二臣者均不得爲無
罪即一日定諸臣之案不過兩言而決耳

皇上何難了此而久稽不報致使是非月異而歲不同且蔓延及于多人也臣願

皇上之立斷之也臣不勝惶悚企望待　命之至

辛亥十二月廿六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爲部臣借事設穽波及無根謹據理疏陳仰祈

聖鑒以折姦誅事職惟世道之衰也自邪正混淆始而邪正所以混也自狂言熒惑始夫人臣無端而敢猖爲熒惑之說卽其人可知究且正人畏其誣蠛而相戒結舌言官耻與爭較而任其橫行用舍緣是日非權姦羣相得志而國遂不可爲矣近接邸報如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烺一疏

陛下試詳察之尚可謂有良心有天理乎除語不相關職耻與辯至謂南道御史周達之論沈正宗其

諫本之職職諫又本之史繼偕何輕撫甚若此達蜀人職粵人達官南職官比會屬粵平之素相及且素無一札之通亦非半面之識此舉朝縉紳所共知者職諫何從援周達具疏屑爲男子又背受諫于職乎達自爲御史達白不少省臣之參洗正宗疏亦不少抑豈盡出職授益今之諫大拜者多矣形跡亦彰彰較著要非于玉立所得妄干也史繼偕之應大拜與否會諫與否職不能知若縉紳中則未嘗議及獨賀烺今日創爲之說耳彼其意欲明戴一人故不難計傾一人讀其疏巳肺肝

如見顧其權在
陛下也賀烺安得妄貪天工職向者疏及于玉立蓋
爲已受玉立之害不得不言況正宗不諒而與職
角職自再疏後便與相忘彼其時有謂正宗爲徐
縉芳門生正宗之疏實出縉芳意職毫不信蓋縉
芳爲職按閩時觀風優錄士又監臨榜中人其執
弟子禮於職最篤即職之信縉芳而忘情於正宗
在縉芳當無不諒而授意南都以攻正宗其說不
知從何得來夫正宗以盔甲清溝二事發難放言
職時尚爲御史論即論耳何必假手于人旣置手

前而復貽圖于後此小人弄機械者所爲職素耻不屑也至所捏閧傳逗遛等語賀熀又誣鬼耶揶夢耶賀熀沈正宗于玉立皆南直人其以鄉情氣類互相構煽固無足怪李廷機史繼偕徐縉芳則皆晉江人也廷機繼偕其爲何如人縉芳宜知之必悉繼偕之必不日大拜結託于職職必不能繼偕此呼彼應運籌播弄縉芳亦宜知之必悉何因何據賀熀忍橫以相加乎職乎等人也非喜事人也悍鷙剛狠四字與職不類況欲謀大拜不於豪有力如于玉立者是倚而顧託於悍鷙剛狠之人

不已差乎何賀焬見之晚也況正宗名位與吏繼
偕甚遠班行加一正宗無損繼偕少一正宗無益
繼偕何意欲傾之急設欲傾之就近而託周達足
矣又從三千里外棄職以託周達有是理乎山林
眞品職信之不啻神明仰之不啻師保若假山林
之名以覬終南之捷卽海內共有眼辭何稱職職
因是益駭玉立之善鷹犬人也蓋南京大察前王
立等盛以私書把持史繼偕與考功郎中董可威
屹不爲動故玉立等恨之入骨事後凡可寄聲處
各貽一扎罵之其欲甘心繼偕等豈一日之積哉

蓄謀預待無可發端今乃借周遠一疏以行其毒益亦巧矣若職尤玉立所側目者玉立號劊子手善殺人一至楚中劉文藻之大獄遂起其禍爰立若其掌握今王元翰見在其家彼其作用已如此何能一日忘情於異己者職避之無路安敢復攖其鋒顧正正邪邪是是非非自有公論人各有品登一賀烺含血之口遂能汚哉世之人每以身世狥功名復以精神狥依附二者交戰于中縱甚不當言亦言不當爲亦爲然總之終敗道也賀烺新進士究其才情何遠不至何必輕爲人用以此着

播脊名無端及職職直付之一同慨耳伏乞
陛下將周達賀娘與職三疏幷下部院大臣從公勘
議及早處分庶海內人才不至爲王益賀娘共糞
盡蠱壞於世道未必無補矣
辛亥十二月廿六日

太僕寺少卿徐兆魁揭事不相涉猜狠何爲譴再

揭明以昭公論事職無端見疑于賀主政業以疏

辨可付無言夜來復見賀烺一揭謂職有明戴一

人計傾一人之語爲含糊欲逼使言故不容遽默

職讀賀疏有曰郭宗伯入林之深然後史繼偕鼎

鉉之地無阻此非明戴計傾之確證乎然其中猶

有說郭宗伯與于比部品若天淵于之歸以在沈

令譽宅搜得其鑽營史部書之故非　朝廷曾以

妖書處于也視郭宗伯惏受其禍致不得安其位

大不侔矣郭在乂淹時方望爲救時之相于第善

附郭實未嘗有漲倚之情乃媚于者每每與郭金
稱在于得矣如郭與于之機權氣魄每行一書走
一使能令議論蜂起縉紳無寧居人情之不滿盡
以此若山林虛名于毫無有也于先至楚乃至汴
所由之途夫誰掩之與淮上書跡俱譔蓋弟在中
州不與聞故致有此失則至楚豈慮劉文藻之獄
不先不後又誰不知爲于搆也劊子手乃于同鄉
所共呼者聞鎮江已載在[illegible]牘刻內賀王政誠歸
而求之必得何必妄　昀復搆殺機四明當國
及妖書起哉　鄉曾不相及妄扯

亦不粘至于之欲甘心于吏則自京察後凡南中士紳入比者無不娓娓言之擧　朝無不知之即其黨聞之不奪陽爲掩耳李吏徐皆晉江人徐知職吏知李與吏職疏中意欲引徐以明職之無他耳有何戈矛賀主政試察職始終與十洲相視若何或然當相左否憸險狡譎之加寧一字與職色相乎職之乞太僕乞于屢推之後非乞于未推之前乞一空銜非乞一實職且以臣子至情明乞于君父之前似與于比部贊吏部亦大有閒就如左心源係陪推職者再推後曾出一疏乞南乃先職

二年得

旨而轉何在心源之乞則可在職則不可耶但昔之乞也爲借路求歸之計今之轉也爲領

勑行事之官進退未得自由故未言去若賀主政善爲于比部用能假一畧平題目攻職使去令早一日處于避影息陰之列即貽職甚厚决不相　鷹犬二字職何忍人但時情喜爲于鷹犬者衆矣主政倘眞不甘爲用則可辭其名若實已蹈之恐欲百口謝却不能也主政又謂比部三十年循資累勞儘可自致大位可謂極爲推許矣夫人位固有

日但逊此部生平累劳果何事耶岂谓摭准无假私书逞制　国是便为劳耶此又职所未解也忠
君爱国之途甚广甚夷宜人人共率由之若发脚一
差便应亟逐主政谓前一疏便为忠
君爱国便为辨别邪正维公论于一线之将绝窃恐
未然人有适燕而南其辕者或告之曰谬矣尽反
诸其人刚愎自用反嗔告者去之愈远愈差逾其
期而竟莫能至乃徐思告者之言然已晚矣职一
疏一揭颇类为主政告路主政不能用已矣愿毋
室于怒而市于色若何须至揭者

壬子正月初六日

戶部福建司郎中賀烺揭昨接邸報見徐海石太
僕辯疏中有明戴一人計傾一人語夫職但知爲
國家辨別邪正不忍奸謀遂行貽禍無已故陳其梗
概以維公論于如綫將絶之際職豈戴人者太僕
所謂明戴之人何不明明疏出以折服職心而于
君父之前爲此含糊影響之語乎既以縉紳中無議
及史以孚大拜曲爲之解脫復以史以孚不爲私
書所動力代其游揭夫書之有無不可知而三千
里外太僕談之眞切若此倘非平日合謀肝膽相
照能爲此語乎至謂于此部假山林之名覬終南

之捷夫人亦第據其見在之富貴耳卽如爲御史矣必欲乞太僕以歸及已得太僕矣而向之求歸之說曾一談及否若比部三十年循資累勞儘可自致大位則何如不終南之更捷也若劊子手善殺人等語此當日四明語也海內聞而恨之久矣太僕口吻乎竟不覺露出耶若劉文藻事猶絕不相蒙文藻忿起于一朝吳楚地隔幾千里比部何嘗入楚而憑空造飛語于長安以熒惑聽腊埋機辥是又四明傳授之故智也至晉職爲比部鷹犬職如欲爲鷹犬何爲舍朝市要津之地而趨山林

寂寞之墟乎又謂徐十洲與李史三晉汪同鄉申
又伏戕無限戈矛而挑釁爲禍以待南中撥應恐
不惟鷙悍剛狠且又陰險狡譎矣職今日且不敢
盡發太僕生平之隱以俟公論之定至重惜職
新進士究其才情何遠不至何故輕爲人用則太
僕愛職而未知職職非爲人用者天賦奇拙之性
實無遠太之志惟是忠
君愛國一念不敢自後于人舍是即三事九列職謂
皆非遠圖職豈不知今日衆寡强弱之勢又豈不
知自古及今治日少而亂日多卽括囊持祿亦誰

能禁之而必欲[illegible]也大僕之所謂敗道也哉不能

仰付期望敢以不得謝之須至揭者

壬子正月初五日

戶部福建司主事賀烺揭見聞真確謹摘出以質衆論事前徐太僕揭中謂于比部之歸以捜得鑽營吏部書之故夫鑽營吏部此市井乞墦之行而謂豪傑自好者爲之乎比部何如人而劇此未有之談以加遺且當其被逐時于郭患難共之豈太僕在籍眞不悉此中始末抑年來閩浙合謀專與無根之語以變亂黑白耶此原不必辨但以所親郭宗伯自序妖書中有二段可爲左證抄出共覽爲妖書緣起其末段云楚事興而姚楊輩遂駕言煽動　京師紛紛謂　楚宗之來皆寻連之後楚

與撫按勘楚事于露八九姚遂咻楊應文康丕揚
錢夢皐李培極力攻于得
青于歸謂調理矣同年于中甫起刑部郎中姚文蔚
與其黨倡言于之出乃郭之意謂兩衙門無人將
起于來論劾四明謂于平日有骯髒聲于是四明
以爲實然于亦聞其說茫然不曉所謂後來妖書
中亦連及于而特逐于與王濬生皆本于此

于中甫遭難一段

于中甫係二甲進士初選即得刑部五年轉郎中
曾上疏言君德事語稍侵正輔幾萬言甚激烈不

報于請告去又丁父憂凡在里中十年吏部以于
直言降北深服滿補刑部郎中蓋歷俸二十年與
原官無增毫髮于至沈一貫告其黨姚文蔚等曰
劍于手至矣蓋謂將不利于四明時于以楚事閉
門半月于方至于爲朱賡門人朱謂于曰公與郭
宗伯有言有如古之大臣過楚事任之乎避之乎
吾不能奪也于默然于是朱以告沈合謀傾于矣
先是吳江人沈令譽與中甫之祖同年于從沈問
中甫動定沈與中書語及之于有報書不過寒溫
語耳會于論首揆康丕揚日夜在于門探有何客

出入止一沈耳後錢夢皐之疏曰門有俠客意蓋
指沈妖書事發康丕揚與姚文蔚錢夢皐等遂以
此羅織予與于中甫又拏中甫皀隸某某備極拷
訊又以邏卒十人尾中甫去中甫不敢由水路遂
由陸路兼程而歸須至揭者

壬子正月十五日